

此據古今醫統正脈
全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傷寒明理論序

余嘗思歷代明醫。迴骸起死。祛邪愈疾。非曰生而知之。必也祖述前聖之經。才高識妙。探微索隱。研究義理。得其旨趣。故無施而不可。且百病之急。無急於傷寒。或死或愈。止於六七日之間。十日以上。故漢張長沙。咸往昔之淪喪。傷橫天之莫救。撰爲傷寒論一十卷。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爲醫門之規繩。治病之宗本。然自漢逮今。千有餘年。唯王叔和得其旨趣。後人皆不得其門而入。是以其間少於注釋。闕於講義。自宋以來。名醫間有著述者。如龐安常作卒病論。朱肱作活人書。韓祇和作微旨。王寔作證治。雖皆互有闡明之義。然而未能盡張長沙之深意。聊攝成公家世儒醫性識明敏。記問該博。撰述傷寒義。皆前人未經道者。指在定體分形析證。若同而異者。明之。似是而非者。辯之。釋戰慄有內外之診。論煩躁有陰陽之別。讞語鄭聲。令虛實之灼知。四逆與厥。使淺深之類明。始於發熱。終於勞復。凡五十篇。目之曰明理論。所謂真得長沙公之旨趣也。使習醫之流。讀其論而知其理。識其證而別其病。胸次了然。而無惑。顧不博哉。余家醫業五十載。究旨窮經。自幼迄老。凡古今醫書。無不涉獵。觀此書義理燦然。不能默默。因序其略。歲在壬戌八月望日。錦嶠山嚴器之序。

右注解傷寒論十卷。明理論三卷。論方一卷。聊攝成無已之所作。自北而南。蓋兩集也。予以紹熙庚戌歲入都。傳前十卷於醫者王光廷家。泊守荆門。又於襄陽訪後四卷得之。望聞問切。治病處方之要。舉不越此。古今言傷寒者。祖張長沙。但因其證而用之。初未有發明其意義。成公博極研精。深造自得。本

難素靈樞諸書以發明其奧。因仲景方論以辯析其理。極表裏虛實陰陽死生之說。究藥病輕重去取。加減之意。毫髮了無遺恨。誠仲景之忠臣。醫家之大法也。士大夫宦四方。每病無醫。予來郡山。尤所歎息。欲示之教。難於空言。故刊此書。以爲楷式。使家藏其本。人誦其言。天橫傷生。庶乎免矣。成公嘗乙亥丙子歲。其年九十餘。則必生於嘉祐治平之間。國家長育人材。命醫立學。得人之效。一至於此。則天下後世凡所謂教養云者。可不深加之意也。夫開禧改元五月甲子。歷陽張孝忠書。

傷寒明理藥方論序

制方之體。宣通補瀉輕重澀滑燥溼十劑是也。制方之用。大小緩急奇耦複七方是也。是以制方之體。欲成七方之用者。必本於氣味生成而制方成焉。其寒熱溫涼四氣者。生乎天。酸苦辛鹹甘淡六味者。成乎地。生成而陰陽造化之機存焉。是以一物之內。氣味兼有一藥之中。理性具矣。主對治療。由是而出。斟酌其宜。參合爲用。君臣佐使。各以相宜。宣攝變化。不可勝量。一千四百五十三病之方。悉自此而始矣。其所謂君臣佐使者。非特謂上藥一百二十種爲君。中藥一百二十種爲臣。下藥一百二十五種爲佐使。三品之君臣也。制方之妙。的與病相對。有毒無毒。所治爲病主。主病之謂君。佐君之謂臣。應臣之謂使。擇其相須相使。制其相畏相惡。去其相反相殺。君臣有序而方道備矣。方宜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使也。多君少臣。多臣少佐。則氣力不全。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耦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二臣六。耦之制也。近者奇之。遠者耦之。所謂遠近者。身之遠近也。在外者身半以上。同天之陽。其氣爲近。在內者身半以下。同地之陰。其氣爲遠。心肺位膈上。其藏爲近。腎肝位膈下。其藏爲遠。近而奇耦制小其服。遠而奇耦制大其服。腎肝位遠數多。則其氣緩。不能速達於下。必劑大而數少。取其氣迅急。可以走下也。心肺位近數少。則其氣急。不能發散於上。必劑少而數多。取其氣易散。可以補上也。所謂數者。腎一肝三脾五心七肺九。爲五藏之常制。不得越者。補上治上制以緩。補下治下制以急。又急則氣味厚。緩則氣味薄。隨其攸利而施之。遠

近得其宜矣。奇方之制大而數少，以取迅走於下。所謂下藥不以耦，耦方之制少而數多，以取發散於上。所謂汗藥不以奇，經曰汗者不以奇，下者不以耦，處方之制無逾是也。然自古諸方，歷歲浸遠，難可考評。惟張仲景方一部，最爲衆方之祖，是以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農之經，醫帙之中，特爲樞要。參今法古，不越毫末，實乃大聖之所作也。一百一十二方之內，擇其醫門常用者，方二十首，因以方制之法明之。庶幾少發古人之用心焉。

傷寒明理論目錄

第一卷

發熱

惡寒

惡風

寒熱

潮熱

自汗

盜汗

頭汗

手足汗

無汗

頭痛

項強

頭眩

胸脅滿

心下滿

腹滿

少腹滿

煩熱

第二卷

虛煩

躁煩

懊憹

舌上胎

衄

噦

咳

喘

嘔吐

悸

渴

振

戰慄

四逆

厥

鄭聲

譫語

短氣

第三卷

搖頭

瘈瘲

不仁

直視

鬱冒

動氣

自利

筋惕肉瞤

熱入血室

發黃

發狂

霍亂

畜血

勞復

第四卷

諸湯方論

傷寒明理論卷一

趙宋 金 聊攝 成無已 撰

發熱第一

傷寒發熱何以明之。發熱者謂怫怫然發於皮膚之間。熛熛然散而成熱者是也。與潮熱。寒熱。若同而異。與煩躁相類而非。煩躁者在內者也。潮熱之熱有時而熱。不失其時。寒熱之熱。寒已而熱。相繼而發。至於發熱則無時而發也。有謂翕翕發熱者。有謂蒸蒸發熱者。此則輕重不同。表裏之區別爾。所謂翕翕發熱者。謂若合羽所覆。明其熱在外也。故與桂枝湯發汗以散之。所謂蒸蒸發熱者。謂若薰蒸之蒸。明其熱在內也。故與調胃承氣湯攻下以滌之。其發熱屬表者。即風寒客於皮膚。陽氣怫鬱所致也。其發熱屬裏者。即陽氣下陷。入陰中所致也。觀其熱所從來而汗下之證。明其辨焉。若熱先自皮膚而發者。知邪氣之在外也。若熱先自裏生而發達於表者。知邪氣之在裏也。舉斯二者。爲邪氣在表在裏而發熱也。惟其在裏。在裏俱有發熱。故邪在半表半裏者。亦有發熱之證。何者。以表證未罷。邪氣傳裏。裏未作實。是爲半表半裏。其發熱者。或始自皮膚而漸傳裏熱。或始自內熱而外連於表。蓋邪氣在表發熱者。則表熱裏不熱也。邪氣在裏發熱者。則裏熱甚而達於表也。其在半表半裏發熱者。則表裏俱發熱。而但熱又輕於純在表者也。經雖云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然少陰病始得之。亦有反發熱者。蓋亦屬其表也。特與麻黃細辛附子湯發汗者。是已發熱爲傷寒之常也。一或陰陽俱虛。與其下利新汗後。又皆惡

其發熱也。經云：脈陰陽俱虛，熱不止者死。下利發熱亦死。（內經云）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疾，不爲汗衰，狂言不能食，此名陰陽交，交者死也。斯亦發熱也，詎可與尋常發熱一概而論耶？醫者更當明辨之。

惡寒第二

傷寒惡寒，何以明之？惡寒者，風寒客於榮衛之中也。惟其風寒客於榮衛，則洒淅然惡寒也。惟其榮衛之受風寒，則嗇嗇然不欲舒也。其惡寒者，非寒熱之寒也。又非惡風也。且惡風者，見風至則惡矣。得以居室之內，幃帳之中，則坦然自舒也。至於惡寒者，則不待風而寒，雖身大熱而不欲去衣者是也。寒熱之熱，謂寒熱更作，熱至則寒無矣。其惡寒雖發熱而不欲去衣也。甚則至於向火被覆而猶不能遏其寒也。所以然者，由陰氣上入陽中，或陽微，或風虛，相搏之所致也。惡寒一切屬表，雖裏證悉具而微惡寒者，亦是表未解也。猶當先解其外，俟不惡寒爲外解，乃可攻裏也。經曰：發熱而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而惡寒者，發於陰也。謂如傷寒，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者，謂繼之以發熱，此則發於陽也。若惡寒而隨脈沉細而緊者，此則發於陰也。在陽者可發汗，在陰者可溫裏。惡寒雖悉屬表，而在表者亦有虛實之別。若汗出而惡寒者，則爲表虛，無汗而惡寒者，則爲表實。表虛可解肌，表實可發汗。又有止稱背惡寒者，背者胸中之府，諸陽受氣於胸中，而轉行於背。（內經曰）人身之陰陽者，背爲陽，腹爲陰。陽氣不足，陰寒氣盛，則背爲之惡寒。若風寒在表而惡寒者，則一身盡寒矣。但背惡寒者，陰寒氣盛可知也。經所謂少陰病一二日，口中和而背惡寒者，當灸之，處以附子湯者是矣。又或乘陰氣不足，陽氣內陷入陰中，表陽新虛，有背微惡寒者，經所謂傷寒無大熱，口燥渴，心煩背微惡寒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者是也。二者一爲陰寒氣盛，

一爲陽氣內陷。又何以明之也。且陰寒爲病。則不能消耗津液。故於少陰病。則曰口中和。及陽氣內陷。則熱燥津液爲乾。故於太陽病。則口燥舌乾而渴也。二者均是背惡寒。要辨陰陽寒熱不同者。亦於口中潤燥可知。

惡風第三

傷寒惡風。何以明之。〔黃帝鍼經曰〕。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者也。風邪中於衛也。則必惡風。何者。以風則傷衛。寒則傷榮。爲風邪所中。於分肉不溫而熱矣。皮毛不充而緩矣。腠理失其肥。則疎而不密。開闔失其司。則泄而不固。是以惡風也。是惡風惡寒二者。均爲表證。其惡風則比之惡寒而輕也。惡寒者。齋齋然增寒也。雖不當風而自然寒矣。惡風者。謂常居密室之中。幃帳之內。則舒緩而無所畏也。一或用扇。一或當風。浙浙然而惡者。此爲惡風者也。惡寒則有屬於陽者。有屬於陰者。及其惡風者。悉屬於陽。非若惡寒之有陰陽也。三陰之證。並無惡風者。以此也。惡風雖悉在表。而發散又自不同。若無汗而惡風者。則爲傷寒。當發其汗。若汗出而惡風者。則爲中風。當解其肌。裏證雖具。而惡風未罷者。又當先解其外也。又有發汗多。亡陽。與其風溼皆有惡風之證。蓋以發汗多。漏不止。則亡陽。外不固。是以惡風也。必以桂枝加附子湯。溫其經而固其衛。風溼相搏。骨節疼痛。溼勝自汗。而皮膚不密。是以惡風也。必以甘草附子湯。散其溼而實其衛。由是觀之。惡風屬乎衛者。可知矣。

寒熱第四

傷寒寒熱。何以明之。寒熱者。謂往來寒熱也。經曰。邪正分爭。往來寒熱者。言邪氣之入也。而正氣不爲之。

爭則但熱而無寒也。乃有熱而寒者。謂其正氣與邪氣分爭。於是寒熱作矣。爭則氣鬱不發於外。而寒熱爭焉。爭甚則憤然而熱。故寒已而熱作焉。茲乃寒熱之理也。或謂寒熱者。陰陽爭勝也。陽勝則熱。陰勝則寒。此陰陽之爭也。何則。蓋以寒爲陰而熱爲陽。裏爲陰而表爲陽。邪之客於表者。爲寒。邪與陽相爭則爲寒矣。邪之入於裏者。爲熱。邪與陰相爭則爲熱矣。其邪半在表半裏。外與陽爭而爲寒。內與陰爭而爲熱矣。表裏之不拘。內外之不定。或出或入。由是而寒熱且往且來也。是以往來寒熱。屬半表半裏之證。邪居表多則多寒。邪居裏多則多熱。邪氣半在表半在裏。則寒熱亦半矣。審其寒熱多少。見其邪氣淺深矣。小柴胡湯專主往來寒熱。而又立成諸加減法。亦爲邪氣在半表半裏。未有定處。往來不常。又寒熱如瘧。與夫發熱惡寒。皆似而非也。然寒熱如瘧者。作止有時者也。及往來寒熱。則作止無時。或往或來。日有至於三五發者。甚者十數發。與其瘧狀有以異也。至於發熱惡寒者。爲發熱時。惡寒並不見。惡寒時。熱不見也。不若此熱已而寒。寒已而熱者。雖然。應往來寒熱。屬半表半裏。當和解之。又有病至十餘日而結熱在裏。復往來寒熱者。亦可與大柴胡湯下之。不可不知也。

潮熱第五

傷寒潮熱。何以明之。若潮水之潮。其來不失其時也。一日一發。指時而發者。謂之潮熱。若日三五發者。卽是發熱。非潮熱也。潮熱屬陽明。必於日晡時發者。乃爲潮熱。陽明者胃屬土。應時則王於四季。應日則王於未申。經曰。陽明居中土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蓋邪氣入胃。謂之入府。府之爲言聚也。若府庫之府焉。邪氣入於胃而不復傳。邪氣鬱而爲實熱。隨王而潮。是以日晡所發潮熱者。屬陽明也。惟其屬陽明。故潮

熱爲可下之證。經曰：潮熱者，實也。又曰：潮熱者，此外欲解也，可攻其裏焉。又曰：其熱不潮，未可與承氣湯。卽此觀之，潮熱屬於胃者，昭然可見焉。雖然，潮熱爲裏實，可下之證，一或脈浮而緊，與其潮熱而利，或小便難，大便溼者，皆熱未全入府，猶帶表邪，當和解其外，外解已而小便利，大便鞭者，乃可攻之。或謂潮熱有屬太陽少陽者乎？少陽王於寅卯，太陽王於巳午，若熱於此時發者，爲邪未入胃，豈得謂之潮熱，必待日晡所發者，乃謂之潮熱，見其邪在胃也。遇疾值病，詳而驗之，始見得真也。

自汗第六

傷寒自汗，何以明之？自汗者，謂不因發散而自然汗出者是也。〔內經曰〕：陽氣衛外而爲固也，衛爲陽，言衛護皮膚，肥實腠理，禁固津液，不得妄泄。汗者，干之而出，邪氣干於衛氣，氣不能衛固於外，則皮膚爲之緩，腠理爲之疎，由是而津液妄泄，漉漉然潤，澼澼然出，謂之自汗也。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此衛氣不和，風邪干於衛也。太陽中暈，汗出惡寒，身熱而渴者，暑邪干於衛也。多汗出而濡，此其風溼甚者，溼邪干於衛者也。是知衛氣固護津液，不令妄泄，必爲邪氣干之而出也。風寒暑溼之毒，爲四時之氣，中人則爲傷寒，風與暑溼爲邪，皆令自汗，惟寒邪傷人，獨不汗出。寒傷榮而不傷衛，衛無邪氣所干，則皮腠得以密，津液得以固，是以汗不出也。及其寒漸入裏，傳而爲熱，則亦使自汗出也。蓋熱則榮衛通，腠理開而汗泄矣。然自汗之證，又有表裏之別焉。虛實之異焉。若汗出惡風，及微惡寒者，皆表未解也，必待發散而後愈。至於漏不止而惡風，及發汗後惡寒者，又皆表之虛也，必待溫經而後愈。諸如此皆邪氣在表也。若汗出不惡寒者，此爲表解而裏未和也。經曰：陽明發熱汗出，此爲越熱。又曰：陽明病發熱汗多者，急下之，又非若

邪氣在表而汗出之可緩也。傷寒自汗之證爲常也。設或汗出髮潤。與其出之如油。或大如貫珠。着身出而不流。皆爲不治之證也。必手足俱周。遍身悉潤。熱熱然。一時間許。煩熱已而身涼和。乃爲佳矣。此則陰陽氣和水升火降。榮衛通流。邪氣出而解者也。〔內經曰〕陽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此之謂也。

盜汗第七

傷寒盜汗。何以明之。盜汗者。謂睡而汗出者也。自汗則不或睡與不睡。自然而出也。及盜汗者。不睡則不能汗出。方其睡也。溼溼然出焉。覺則止而不復出矣。雜病盜汗者。責其陽虛也。傷寒盜汗者。非若雜病之虛。是由邪氣在半表半裏使然也。何者。若邪氣一切在表。于於衛則自然汗出也。此則邪氣侵行於裏。外連於表邪。及睡則衛氣行於裏。乘表中陽氣不緻。津液得泄。故但睡而汗出。覺則氣散於表而汗止矣。經曰。微盜汗出。反惡寒者。表未解也。又陽明病。當作裏實。而脈浮者。云必盜汗。是猶有表邪故也。又三陽合病。目合自汗。是知盜汗爲邪氣在半表半裏之間明矣。且自汗有爲之虛者。有爲之實者。其於盜汗之證。非若自汗有實者。悉當和表而已。不可不知也。

頭汗第八

傷寒頭汗。何以明之。頭者。諸陽之會也。邪搏諸陽。津液上湊。則汗見於頭也。邪熱內畜。蒸發腠理。遍身汗出者。謂之熱越。若身無汗。則熱不得越。熱蒸於陽。故但頭汗出也。何者。以三陰之經。皆上至頸。胸中而還。不循於頭。獨諸陽脈上循於頭爾。經曰。但頭汗出。身無汗。頸頸而還。小便不利。渴飲水漿。此爲瘀熱在裏。身必發黃。爲熱不得越而上達者也。又熱入血室。與其虛煩。或陽明被火。及水結胸。皆但頭汗出也。俱是

熱鬱於內而不得越者也。此數者或吐或下皆欲除其熱也。或謂頭汗之證悉屬陽明而爲裏熱也。而不屬陽明屬表者乎。且邪但在表者則無頭汗之證必也。寒溼相搏與邪氣半在表半在裏者乃有頭汗也。傷寒五六日已發汗而復下之胸脅滿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及傷寒五六日頭汗出微惡寒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鞭脈細者皆邪氣半在表半在裏令頭汗出也。溼家但頭汗出欲得被覆向火者寒溼相搏令頭汗出也。茲數者皆邪氣所干令頭額自然汗出又不謂之逆其小便不利則惡見頭汗出也。溼家下後亦惡見頭汗出也。茲二者乃爲頭汗之逆者也。何則以小便不利而成關格若頭汗出陽脫也。經云關格不通不得尿頭無汗者生有汗者死。溼家下後若額上汗出而微喘者亦陽脫也。經云溼家下之額上汗出小便不利者死下利不止者亦死。脈經曰陽氣上出汗見於頭者蓋陽脫也。則可知治而治知其不可治而不治皆得十全之上者在於明辨而審的也。

手足汗第九

傷寒手足汗出何以明之。四肢者諸陽之本而胃主四肢手足汗出者陽明之證也。陽經邪熱傳併陽明則手足爲之汗出。陽明爲津液之主病則自汗出。其有自汗出者有但頭汗出者有手足汗出者悉屬陽明也。何以使之然也。若一身自汗出者謂之熱越。是熱外達者也。但頭汗出者是熱不得越而熱氣上達者也。及手足汗出者爲熱聚於胃是津液之傍達也。經曰手足濇然汗出者此大便必鞭也。手足漿漿汗出大便難而譫語者下之則愈。由此觀之手足汗出爲熱聚於胃可知矣。或謂熱聚於胃而手足爲之汗出其寒聚於胃而有手足汗出者乎。經曰陽明中寒者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濇然汗出此欲作痼瘕即

是中寒者也。且熱聚於胃爲可下之證。其寒聚於胃爲不可下。又何以明之。要明於此二者。必曰。大便初鞭後溏。以胃中冷水穀不別故也。是以不可下者也。若大便難。譫語者。爲陽明證具。則是可下之證。臨病之際。宜須兩審。

無汗第十

傷寒無汗。何以明之。腠理者。津液浹泄之所爲腠。文理縫會之中爲理。津液爲風暑溼氣所干。外浹皮腠者。則爲自汗出。若寒邪中經。腠理緻密。津液內滲。則無汗。無汗之由。又有數種。如傷寒在表。及邪行於裏。或水飲內畜。與亡陽久虛。皆令無汗。其傷寒無汗。則腠理緻密也。風中於衛。則腠理開而自汗。寒中於榮。則無汗。謂腠理閉也。經所謂太陽病。惡風無汗而喘。及脈浮緊。無汗發熱。及不汗出而煩躁。陽明病。反無汗而小便利。二三日嘔而欬。手足厥。苦頭痛鼻乾不得汗。脈浮無汗而喘。與其剛瘕無汗。是數者。皆寒邪在表而無汗者也。其邪氣行於裏無汗者。爲邪氣在表。熏發腠理。則汗出。邪氣內傳。不外熏發者。則無汗。經所謂陽明病。無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懣者。身必發黃。及傷寒發熱無汗。渴欲飲水。無表證者。白虎加入參湯主之。與夫三陰爲病。不得有汗。是數者。皆邪行於裏而無汗者也。其水飲內畜而無汗者。爲水飲散而爲津液。津液布滲而爲汗。既水飲內畜而不行。則津液不足而無汗。經所謂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主之。是津液內滲而無汗者也。其陽虛無汗者。諸陽爲津液之主。陽虛則津液虛少。故無汗。經所謂脈浮而遲。遲爲無陽。不能作汗。其身必痒。陽明病。反無汗。其身如蟲行皮中之狀。此以久虛故也。皆陽虛而無汗者也。如是者。理之常也。又焉

得爲異哉。一或當汗而不汗。服湯一劑。病證仍在。至於服三劑而不汗者。死病也。又熱病脈躁盛而不得汗者。黃帝謂陽脈之極也。死。茲二者。以無汗爲眞病。詎可與其餘無汗者。同日而語也。

頭痛第十一

傷寒頭痛。何以明之。頭痛謂邪氣外在經絡。上攻於頭所致也。〔難經曰〕。三陽經受風寒。伏留而不去。則名厥頭痛。言三陽之經。上於頭爾。然傷寒頭痛者。太陽專主也。何者。以太陽之經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入絡腦。經所謂太陽受病者。頭項痛。腰脊強。又曰。七日病衰。頭痛少愈。雖然。陽明少陽亦有頭痛。不若太陽之專主也。蓋太陽爲病。屬表。而頭痛專爲主表證。雖有風寒之不同。必待發散而後已。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傷寒也。麻黃湯主之。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中風也。桂枝湯主之。雖有傷寒六七日不大便。頭痛有熱者。而與調胃承氣湯下之者。又云。若小便清者。知熱不在裏。仍在表也。當與桂枝湯。以頭痛未去。雖不大便六七日。其小便清者。猶爲在表。是知頭痛屬乎表者明矣。頭痛一切屬三陽經也。而陰病亦有頭痛乎。太陰少陰二經之脈。皆上至頸胸中而還。不上循頭。則多頭痛之證。惟厥陰之脈。循喉嚨之後。上入顙額。連目眥。上出額。與督脈會於巔。病亦有頭痛。經曰。乾嘔吐涎沫者。吳茱萸湯主之者是矣。夫頭者。精明之府也。神明居之。小小邪氣作爲頭痛者。必曰發散而可也。其或痛甚入連於腦。而手足寒者。又爲眞病。豈能發散而已哉。嗚呼。頭痛爲外疾。猶有不可治者。又矧藏府之疾乎。

項強第十二

傷寒項強何以明之。太陽脈起於目內眦，上額交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臂，內俠脊，抵腰中。經曰：太陽之病，項背強痛而惡寒。以太陽感受風寒，則經脈不利，而項爲之急，頸爲之強。爾傷寒頸項強急者，太陽表證也，必發散而解之可也。太陽病項背強，凡反汗出惡風者，桂枝加葛根湯主之。太陽病項背強，凡無汗惡風者，葛根湯主之。是皆發散之劑也。二者均是項背強而發散，又有輕重者，蓋發熱汗出惡風者爲表虛，表虛者可解肌，無汗惡風者爲表實，表實者可發汗。是以爲治不同也。桂枝加葛根湯方，是桂枝加麻黃葛根，又葛根湯方，亦是桂枝湯中加麻黃葛根。深詳究之，無汗惡風爲表實，正可發汗，則於桂枝湯中加葛根麻黃爲當矣。汗出惡風爲表虛，表虛者可解肌，恐是桂枝湯中但加葛根而不加麻黃也。凡音殊，凡引頸之貌，凡短羽之鳥也。短羽之鳥不能飛騰，動則先伸引其頸，爾項背強者動亦如之。非若凡按之凡而偃屈也。太陽傷寒，項背強，其或太陽中風，加之寒溼而成瘳者，亦項強也。經曰：病者身熱足寒，頸項強急，惡寒時，頭熱面赤，目脈赤，獨頭而搖，卒口噤，背反張者，瘳病也。金匱要略曰：太陽病，其證項背強，凡然脈反沉遲者，此爲瘳。桂枝加栝蒌湯主之。雖項背強，然太陽病表證悉當發散，又有結胸病者，項亦強如柔痙狀，下之則和。宜大陷胸圓主之。臨病之際，審其表裏可汗可下，隨證投湯，則萬全矣。

頭眩第十三

傷寒頭眩何以明之。既非毛而見其毛，眩非玄而見其玄。眩爲眼花，眩爲眼黑，眩也，運也，冒也。三者形俱相近，有謂之眩運者，有謂之眩冒者，運爲運轉之運，世謂之頭旋者是矣。冒爲蒙冒之冒，世謂之昏迷者是矣。少陽之爲病，口苦咽乾目眩，以少陽居表裏之間，表邪所傳，漸行於裏，表中陽虛，故時時目眩也。二

陽併病。頭項強痛。或眩運眩冒者。以少陽與太陽併病。故眩者。責其虛也。傷寒有起則頭眩與眩冒者。皆發汗吐下後所致。是知其陽虛也。故〔針經〕有曰。上虛則眩。下虛則厥。眩雖爲虛。而風家亦有眩者。蓋風主運動。故爾。傷寒陽明病。但頭眩不惡寒。故能食而效。其人必咽痛。爲陽明中風。是風亦主頭眩也。諸如此者。皆非逆也。及其諸逆發汗劇者。言亂目眩者死。命將難全。嗚呼。病勢已成。可得半愈。及病勢已深。雖神醫其能已之耶。

胸脅滿第十四

傷寒胸脅滿。何以明之。胸脅滿者。謂胸膈間氣塞滿悶也。非心下滿者也。脅滿者。謂脅肋下氣脹滿也。非腹滿者也。邪氣自表傳裏。必先自胸膈。已次經心脅而入胃。邪氣入胃。爲入府也。是以胸滿多帶表證。脅滿者。當半表半裏證也。經曰。下後脈促胸滿者。桂枝去芍藥湯主之。又曰。太陽與陽明合病。喘而胸滿者。不可下。宜麻黃湯。是胸滿屬表而須發汗者也。蓋胸中至表猶近也。及脅者。則更不言發汗。但和解而已。經曰。設胸滿脅痛者。與小柴胡湯。又曰。胸滿不去者。小柴胡湯主之。本太陽病不解。傳入少陽者。脅下硬滿。乾嘔不能食。往來寒熱。脈沉緊者。小柴胡湯主之。是知脅滿屬半表半裏明矣。大抵胸脅滿。以邪氣初入裏。未停留爲實。氣鬱積而不行。致生滿也。和解斯可矣。若邪氣留於胸中。聚而爲實者。非湧吐則不可已。故華佗曰。四日在胸吐之則愈。是邪氣已收斂而不散漫者。則可吐之。〔內經曰〕。其高者因而越之。病在胸膈之上。爲高越之爲吐也。經曰。病在胸中當吐之。發汗若下之而煩熱胸中窒者。則以梔子豉湯吐之。若胸中痞硬。氣上衝咽喉不得息者。此爲胸中有寒也。則以瓜蒂散吐之。二者均是吐劑。梔子豉湯

吐胸中虛煩客熱也。瓜蒂散吐胸中痰實宿寒也。若能審明藥劑之輕重，辨別邪氣之淺深，對證投湯，不爲効者，未之有也。

心下滿第十五

傷寒心下滿，何以明之？心下滿者，謂正當心下高起滿，鞭者是矣。不經下後而滿者，則有吐下之殊。若下後心下滿者，又有結胸痞氣之別。經曰：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緊，邪結在胸中，心中滿而煩，飢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當須吐之。又曰：脈浮而大，心下反鞭，有熱屬藏者，攻之不令發汗，屬府者，不令攻之。茲二者爲不經汗下而心下滿者，或吐之，或下之，看其邪氣之高下。高者則因而越之，下者則因而竭之，要在泄其邪也。至於陽明病，雖心下鞭滿，又未可攻。經曰：陽明病，心下鞭滿者，不可攻之。攻之利遂不止者死，利止者愈。是邪氣自表傳裏，至於心下，留結爲實者，則不可下，乃吐之可也。若未全爲實者，則不可下，故有此戒也。又邪氣在表，未應下而強下之，邪氣乘虛結於心下實者，鞭滿而痛爲結胸，虛者滿而不痛爲虛痞。經曰：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而以他藥下之，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已下之，不爲逆，必蒸蒸而振，却復發熱，汗出而解。若心下滿而鞭痛者，此爲結胸也。但滿而不痛者，此爲虛痞。蓋實邪留結則爲鞭爲痛，虛邪留滯則但滿而不鞭痛也。結胸熱實，脈沉而緊，心下痛，按之石鞭者，大陷胸湯主之。明其邪實可知矣。脈浮而緊，而反下之，緊反入裏，則作痞。按之自濡，但氣痞耳。明其邪虛可知矣。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表邪未罷，醫反下之，胃中空虛，客氣動膈，陽氣內陷，心中因鞭，則爲結胸，須陷胸湯圍攻之可也。傷寒中風醫反下之，心下痞鞭而滿，醫見心下痞，謂病不盡而復

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結熱。但以胃中空虛。客氣上逆。故使鞭也。須諸瀉心湯散可也。二者俱是心下滿。一爲虛。一爲實。凡投湯者。大須詳審。結胸雖爲實邪。衆皆共知。當用陷胸湯。圓下之。或脈浮大者。則不可下。下之則死。卽是猶帶表邪。未全結實。下之重虛其裏。邪深結則死。設或結胸形證悉具。而加之煩躁者。又爲不治之疾。藥之所以能勝邪者。必待胃氣施布。藥力始能溫汗吐。下之以逐其邪氣。邪氣勝。胃氣絕者。湯藥縱下。胃氣不能施布。雖神丹。其能爲效也。

腹滿第十六

傷寒腹滿。何以明之。腹滿者。俗謂之肚脹是也。華佗曰。傷寒一日在皮。二日在膚。三日在肌。四日在胸。五日。六日入胃。入胃謂入府也。是在腹也。猶未全入裏者。雖腹滿爲裏證。故亦有淺深之別。經曰。表已解而內不消。非大滿。猶生寒熱。則病不除。是其未全入府。若大滿大實。堅有燥屎。自可除下之。雖四五日。不能爲禍。謂之邪氣已入府也。傷寒邪入腹。是裏證已深。故腹滿。乃可下之者多矣。如經曰。其熱不潮。未可與承氣湯。若腹大滿不通者。可與小承氣湯。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急下之。本太陽病。醫反下之。因而腹滿時痛者。屬太陰也。桂枝加芍藥湯主之。大實痛者。桂枝加大黃湯主之。少陰病。腹脹不大便者。急下之。諸如此者。皆爲裏證是也。雖曰腹中滿痛者。此爲實也。當下去之。然腹滿不減者。則爲實也。若腹滿時減者。又爲虛也。則不可下。經曰。腹滿不減。減不足言。當下之。金匱要略曰。腹滿時減。復如故。此虛寒從下上也。當以溫藥和之。蓋虛氣留滯。亦爲之脹。但比之實者。不至堅痛也。大抵腹滿屬太陰證也。陽熱爲邪者。則腹滿而咽乾。陰寒爲邪者。則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太陰者。脾土也。治中央。故專主腹

滿之候。又發汗吐下之後，因而成腹滿者，皆邪氣乘虛內客爲之，而所主又各不同。經曰：發汗後腹脹滿者，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主之。傷寒吐後腹脹滿者，調胃承氣湯主之。傷寒下後心煩腹脹滿，臥起不安者，梔子厚朴湯主之。三者有當溫者，有當下者，有當吐者，何邪氣不一也？且發汗後腹滿當溫之，邪氣在表，因發散則邪去，胃爲津液之主，發汗亡陽，則胃氣虛而不能敷布，諸氣壅滯而爲脹滿，是當溫散可也。吐後腹滿可下之，邪氣在胸者，則可吐之，吐之邪去則安。若吐後邪氣不去，加之腹脹滿者，是胸中之邪下傳入胃，擁而爲實，故生脹滿，當須下之可也。下後腹滿可吐者，邪氣在表，未傳入府而妄下之，邪自表乘虛而入，鬱於胸中而爲虛煩，氣上下不得通利者，腹爲之滿，故當吐之可也。凡爲醫者，要識邪氣所起所在，審其所起，知邪氣之由來，觀其所在，知邪氣之虛實，發汗吐下之不差，溫補針灸之適當，則十全之功，自可得也。

少腹滿第十七

傷寒少腹滿者，何以明之？少腹滿者，臍下滿是也。少腹者，下焦所治。《難經》曰：下焦者，當膀胱上口，主分別清濁，其治在臍下。邪氣自上而下，至於下焦，結而不利，故少腹滿也。胸中滿，心下滿，皆氣爾，卽無物也。及腹滿者，又有燥屎爲之者，至於少腹滿者，非止氣也，必有物聚於此而爲之滿爾。所以然者，身半以上，同天之陽，清陽歸之，身半已下，同地之陰，濁陰歸之。清者在上而濁者在下。《內經》謂清陽出上竅，濁陰出下竅，當出不出，積而爲滿，是在上而滿者，氣也；在下而滿者，物也。所謂物者，溺與血爾。邪氣聚於下焦，則津液不得通，血氣不得行，或溺或血，留滯於下，是生脹滿而腰痛也。若從心下至少腹，皆腰痛而痛者，

是邪實也。須大陷胸湯下之。若但少腹鞭滿而痛。小便利者。則是畜血之證。小便不利者。則是溺澀之證。經曰。少腹滿。應小便利。今反利者。爲有血也。又曰。少腹鞭。小便利者。爲無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證諦也。其小便利而少腹滿者。爲太陽隨經瘀血在裏。太陽自入府者也。經曰。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未解者。尙未可攻。當先解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結者。乃可攻之。桃仁承氣湯主之。是少腹鞭滿爲物聚於下可知矣。滲之利之。參酌隨宜。可爲上工。

煩熱第十八

傷寒煩熱。何以明之。煩者。熱也。與發熱若同而異也。發熱者。怫怫然發於肌表。有時而已者是也。煩者。爲煩而熱。無時而歇者是也。二者均是表熱。而煩熱爲熱所煩。非若發熱而時發時止也。故謂之煩熱。經曰。病人煩熱。汗出則解。又曰。發汗已解半日許。腹煩。脈浮數者。再與桂枝湯。又曰。服桂枝湯反煩不解者。先刺風池。風府。却與桂枝湯。則愈。卽此觀之。煩爲表熱明矣。故又有煩疹。卽是熱疹。又有煩渴。卽是熱渴也。以煩爲熱。又何疑焉。至於胸中煩。心中煩。內煩。虛煩。皆以煩爲熱。設傷寒至六七日。手足三部脈皆至大。煩而口噤不能言。其人躁擾者。與脈和。大煩。目重。臉內際黃者。又皆爲欲解。所以言大煩者。以肌表大熱。則是邪熱欲去。泄達於外也。故爲欲解。〔內經曰〕。謹熟陰陽。以意調之。

傷寒明理論卷二

虛煩第十九

傷寒虛煩。何以明之。虛煩者。心中鬱鬱而煩也。有胸中煩。有心中煩。有虛煩。諸如此者。皆熱也。若止云煩者。表熱也。及其邪熱傳裏。故有胸中煩。心中煩。虛煩之別。三者要在觀其熱所從來。審其虛實。而治爲不同也。如不經發汗。吐下而煩者。則是傳經之熱。不作膈實者。但多和解而已。故經曰。心煩喜嘔。或胸中煩而不嘔者。小柴胡湯主之。少陰病二三日。心中煩不得臥者。黃連阿膠湯主之。少陰病胸滿心煩者。豬膚湯主之。是皆和解而微熱者也。若因吐下發汗後而煩者。則是內陷之煩。但多湧吐而已。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憹者。梔子豉湯主之。若少氣者。梔子甘草豉湯主之。若嘔者。梔子生薑豉湯主之。心煩腹滿。臥起不安者。梔子厚朴湯主之。圓藥大下後。身熱不去。微煩者。梔子乾薑湯主之。是皆取其吐而湧其熱者也。虛煩之狀。心中溫溫然欲吐。憤憤然無柰。欲嘔不嘔。擾擾亂亂。是名煩也。非吐則不能已。經曰。下利後更煩。按之心下濡者。爲虛煩也。宜梔子豉湯。脈乍結。心中滿而煩。飢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瓜蒂散。二者證均是煩也。藥均是吐也。而又輕重之不同。吐下發汗後。邪氣乘虛而入爲煩者。則謂之虛煩。與梔子豉湯。則是吐劑之輕者。不因吐下發汗後。邪氣結於胸中。則爲膈實。與瓜蒂散。則是吐劑之重者。又陽明病。不吐不下。心煩者。則是煩之實者也。與調胃承氣湯下之。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者。則是煩之虛者也。與小建中湯補之。煩爲熱也。悸而煩復爲主者。以悸爲虛。悸甚而煩。故爲虛也。

少陽之邪入府者。煩而悸。則爲熱也。大抵先煩而悸者。是爲熱也。先悸而煩者。是爲虛也。〔內經曰〕治病必先求其本。誠哉是言也。

煩躁第二十

傷寒煩躁。何以明之。煩爲擾擾而煩。躁爲憤躁之躁。合而言之。煩躁爲熱也。析而分之。煩也。躁也。有陰陽之別焉。煩陽也。躁陰也。煩爲熱之輕者。躁爲熱之甚者。經有煩疼。煩滿。煩渴。虛煩。皆以煩爲熱也。有不煩而躁者。爲怫怫然便作躁悶。此爲陰盛隔陽也。雖大躁欲於泥水中臥。但飲水不得入口者。是矣。所謂煩躁者。謂先煩漸至躁也。所謂躁煩者。謂先發躁而遲遲復煩者也。煩躁之由。又爲不同。有邪氣在表而煩躁者。有邪氣在裏而煩躁者。有因火劫而煩躁者。有陽虛而煩躁者。有陰盛而煩躁者。皆不同也。經曰。當汗不汗。其人煩躁。太陽中風。脈浮而緊。不汗出而煩躁。大青龍湯主之者。是邪氣在表而煩躁者也。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煩躁發作有時。此有躁屎也。是邪氣在裏而煩躁者也。太陽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太陽病二日。反躁。火熨其背。令人大汗出。大熱入胃。躁煩者。火劫令煩躁者也。陽微發汗。躁不得眠。與之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沉微。身無大熱者。乾薑附子湯主之者。及發汗若下之。病仍不去。煩躁者。茯苓四逆湯主之者。陽虛煩躁者也。少陰病吐利手足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者。陰盛而煩躁者也。諸如此者。證之常也。非逆也。設或結胸證悉具。煩躁者死。發熱下利。厥逆躁不得臥者死。少陰病吐利躁煩。四逆者死。少陰病四逆惡寒而身踴。脈不至。不煩而躁者死。少陰病五六日自利。復煩躁不得臥寐者死。是數者。又皆爲不治之證。嗚呼。煩躁爲常有之疾。復有諸

不治之證。臨病者之側。又當熟審焉。

懊憹第二十一

傷寒懊憹。何以明之。懊者。懊惱之懊。憹者。鬱悶之貌。卽心中懊惱。煩憹。鬱鬱然不舒暢。憤憤然無柰。比之煩悶而甚者。懊憹也。由下後表中。陽邪乘虛內陷。鬱而不發。結伏於胸心之間。故如是也。經曰。表未解。醫反下之。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憹。又曰。下之益煩。心中懊憹如飢。卽是陽氣內陷。爲諸懊憹也。其治之法。或吐之。或下之。若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憹。與陽明病下之。其外有熱。手足溫而不結胸。心中懊憹。飢不能食。但頭汗出。二者爲邪熱鬱於胸中。當須梔子豉湯吐之。以湧其結熱也。陽明病下之。心中懊憹而煩。胃中有燥屎者。與陽明病無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憹者。必發黃。二者爲邪熱結於胃中。當須大承氣湯。茵陳湯攻之。以滌其內熱也。識諸此者。吐下之不差。湯劑之適。當則無不愈者。一或當汗反吐。療熱以溫。則變證百出。所出黃生者多矣。其爲醫者。請精究之。

舌上胎第二十二

傷寒舌上胎。何以明之。舌者心之官。法應南方火。本紅而澤。傷寒三四日已後。舌上有膜白滑如胎。甚者或燥。或澀。或黃。或黑。是數者。熱氣淺深之謂也。邪氣在表者。舌上卽無胎。及邪氣傳裏。津液結搏。則舌上生胎也。寒邪初傳。未全成熟。或在半表。或在半裏。或邪氣客於胸中者。皆舌上胎白而滑也。經曰。舌上如胎者。以丹田有熱。胸上有寒。邪初傳入裏者也。陽明病。脅下鞭滿。不大便而嘔。舌上白胎者。可與小柴胡湯。是邪氣在半表半裏者也。陽明病若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憹。舌上胎者。梔子豉湯主之。

是邪客於胸中者也。藏結宜若可下。舌上胎滑者。則云不可攻也。是邪未全成熟。猶帶表寒故也。及其邪傳爲熱。則舌之胎不滑而澀也。經曰。傷寒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時時惡風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是熱耗津液。而滑者已乾也。若熱聚於胃。則舌爲之黃。是熱已深也。金匱要略曰。舌黃未下者。下之黃自去。若舌上色黑者。又爲熱之極也。黃帝鍼經曰。熱病口乾舌黑者。死。以心爲君主之官。開竅於舌。黑爲腎色。見於心部。心者火。腎者水。邪熱已極。鬼賊相刑。故知必死。觀其口舌。亦可見其逆順矣。

衄血第二十三

傷寒衄者。何以明之。鼻中血出者是也。雜病衄者。實熱在裏。傷寒衄者。實熱在表。何以言之。病源曰。心主血。肝藏血。肺主氣。開竅於鼻。血得熱則散。隨氣上從鼻中出。則爲衄。是雜病者。實熱在裏也。經曰。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宜麻黃湯。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與小承氣湯。其小便清者。知不在裏。仍在表也。當須發汗。若頭痛者。必衄。宜桂枝湯。以此觀之。是傷寒衄者。責其表熱也。千金翼曰。吐血有三種。一曰肺疽。二曰傷胃。三曰內衄。既吐血家。謂之內衄。則其鼻中出血者。可謂之外衄。是經絡之血妄行也。經絡熱盛。陽氣擁重。迫血妄行。出於鼻則爲衄。經曰。其人發煩。目瞑劇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又曰。陽盛則欲衄。陰虛小便難。言衄爲經中陽盛也。凡傷寒脈浮。鼻中燥。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嚥者。是欲衄也。經曰。陽明病。口乾鼻燥。能食者則衄。又有不應發汗而強發汗。因致衄者。經曰。少陰病。但厥無汗而強發之。必動其血。未知從何道出。或從口鼻。或從目出。是名下厥上竭。爲難治是也。衄家雖爲邪。

熱在經而又不可發汗。經曰：衄家不可發汗。發汗則額上陷脈急緊，直視不能詢，不得眠。前云桂枝湯、麻黃湯治衄者，非治衄也，卽是發散經中邪氣耳。若邪氣不得發散，鬱盛於經，逼迫於血，則因致衄也。卽非桂枝麻黃湯專治衄也。太陽病脈浮緊，發熱身無汗，自衄者，愈。是經中之邪隨而散則解矣。故知衄者，不待桂枝湯麻黃湯發散之也。衄者，若但頭汗出，身無汗，及汗出不盡是者死。（黃帝）又皆以爲不治之疾，臨病之際，審而治之，則不失矣。

噦第二十四

傷寒噦者，何以明之。噦者，俗謂之欬逆者是也。餉音噎近於噦。餉者，但胸喉間氣餉塞不得下通，然而無聲也。若噦則吃吃然有聲者是也。噦者，成金也。胃受疾故噦。噦也，餉也，皆胃之疾。但輕重有差爾。虛寒相搏，反飲水，令汗大出，水得寒氣冷必相搏，其人卽餉。言胃氣虛竭也。傷寒大吐大下之後，極虛，復極汗出者，其人外氣慄慄，復與之水以發其汗，因得噦。所以然者，胃中寒冷故也。又胃中虛冷不能食者，飲水則噦。卽是觀之。噦餉皆胃疾可知矣。經曰：跌陽脈浮，則爲氣餉。脈滑則爲噦。此爲醫咎，責虛取實之過也。大抵妄下之後，胃虛氣逆則成噦也。經曰：淫家若下之太早，則噦。本虛攻其熱則噦。而陽明病不能食，攻其熱必噦。諸如此者，皆下之後，胃虛而噦者也。然餉者，正爲水寒相搏，必曰小青龍湯去麻黃加附子而可矣。至於噦者，則又熱氣擁鬱，氣不得通而成者也。輕者有和解之證，重者有攻下之候。經曰：有潮熱時時噦，與小柴胡湯者，卽是和解之證也。噦而腹滿，視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則愈。卽可攻下之候也。傷寒至於噦，則病已極也。非若渴煩等輕緩之候。如太陽中風以火劫發汗，陰陽俱虛竭，身體枯燥，但頭汗出，

劑頸而還。腹滿微喘。口乾咽爛。或不大便。久則譫語。甚者至噦。是言其極也。又不尿腹滿加噦者不治。是爲眞病。其若是者。雖有神醫之術。當斯脫絕之候。又何以措其手足哉。

欬第二十五

傷寒欬者。何以明之。欬者。譬欬之欬。俗謂之嗽者是也。肺主氣。形寒飲冷則傷之。使氣上而不下。逆而不收。衝擊膈咽。令喉中淫淫如痒。習習如梗。是令欬也。甚者。續續不已。連連不止。坐臥不安。語言不竟。動引百骸。聲聞四近矣。欬之由來。有肺寒而欬者。有停飲而欬者。有邪氣在半表半裏而欬者。雖同曰欬。而治各不同也。〔內經曰〕。肺之令人欬。何也。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寒氣。寒氣以從其合也。其寒飲食入胃。從肺脈上至於肺。肺寒則外內合。邪因而客之。則爲欬嗽者。是肺寒而欬也。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欬。小青龍湯主之。少陰病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爲有水氣。其人或欬者。眞武湯加五味子。細辛。乾薑主之。二者是停飲而欬者也。雖皆爲水飲所作。而小青龍湯所主。爲水飲與表寒相合而欬者。眞武湯所主。爲水飲與裏寒相合而欬者。又不可不知也。傷寒中風往來寒熱。胸脅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或欬者。小柴胡湯去人參。大棗。生薑加乾薑。五味子主之。少陰病四逆。其人或欬者。四逆散加乾薑。五味子主之。二者是邪氣自表傳裏而欬者。雖皆爲邪氣傳裏。而小柴胡湯所主。爲陽邪傳裏動肺而欬者。四逆散所主。爲陰邪傳裏動肺而欬者。又不可不識也。表寒也。裏寒也。協水飲則必動肺。以形寒寒飲則傷肺故也。陽邪也。陰邪也。自表傳裏則必動肺。以藏眞高於肺故也。欬爲肺疾。治之必發散而可矣。而又有不可發汗者。經曰。欬而小便利者。不可發汗。發汗則四肢厥逆冷。又曰。欬

而發汗，蹠而苦滿，腹中復堅，茲雖逆也。又脈散者，爲心火刑於肺金，鬼賊相刑，必死。臨病之側，可不察之。

喘第二十六

傷寒喘者，何以明之？肺主氣，形寒飲冷則傷肺，故其氣逆而上行，衝衝而氣急，喝喝而息數，張口擡肩，搖身滾肚，是爲喘也。傷寒喘者，有邪氣在表，氣不利而喘者；有水氣之氣射肺而喘者；各不同也。喘家作桂枝加厚朴杏仁湯。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發汗後，飲水多必喘，以水灌之亦喘。傷寒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欬，或喘者，小青龍湯去麻黃，加杏仁主之。是欲發散水寒也。經曰：喘而汗出者，與葛根黃芩黃連湯以利之。汗出而喘者，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以發之。二者如何而然也？且邪氣內攻，氣逆不利而喘者，因喘而汗出，見其邪氣在裏也。雖表未解，未可和之。若邪氣外盛，壅遏使氣不利而喘者，雖汗而喘不已，見其邪氣在表也。雖經汗下，亦可發之。此亦古人之奧義。傷寒止於邪氣在表而喘者，心腹必濡而不堅，設或腹滿而喘，則又爲可下之證。經曰：短氣腹滿而喘，有潮熱者，此外欲解，可攻裏也。爲因滿脹而喘矣。又或邪氣內盛，正氣欲脫，氣壅上逆，亦主喘也。經曰：直視譫語喘滿者，死。又汗出髮潤，喘不休者，此爲肺絕。身汗如油，喘而不休，此爲命絕。皆爲不治之喘也。省疾問病，更宜消息。

嘔吐第二十七

傷寒嘔吐，何以明之？嘔者，有聲者也。俗謂之嘔吐者，吐出其物也。故有乾嘔而無乾吐，是以於嘔則曰食穀欲嘔，及吐則曰飲食入口即吐，則嘔吐之有輕重可知矣。傷寒嘔有貴於熱者，有貴於寒者。至於吐家

則悉言虛冷也。經曰：太陰之爲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又曰：胃中虛冷，故吐也。嘔家則不然。嘔有熱者，有寒者，有停飲者，有胃脘有膿者，皆當明辨之。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與其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大柴胡湯主之者，是邪熱爲嘔者也。膈上有寒飲乾嘔者，不可吐也。當溫之，與其乾嘔吐涎沫頭痛者，吳茱萸湯主之，是寒飲爲嘔者也。先嘔後渴者，此爲欲解，先渴後嘔者，爲水停心下，此屬飲家。是停飲嘔者，嘔家有癰膿，不須治，膿盡自愈。是胃脘有膿而嘔也。諸如此者，雖有殊別，大抵傷寒表邪欲傳裏，裏氣上逆則爲嘔也。是以半表半裏證，多云嘔也。傷寒三日，三陽爲盡，三陰當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嘔，此爲三陰不受邪，是知邪氣傳裏者，必致嘔也。至於乾薑附子湯證云：不嘔不渴，爲裏無熱。十棗湯證云：乾嘔短氣，汗出不惡寒者，此表解裏未和也。卽此觀之，其嘔爲裏熱明矣。嘔家之爲病，氣逆者必散之，痰飲者必下之。千金曰：嘔家多服生薑，此是嘔家聖藥。是要散其逆氣也。金匱要略曰：嘔家用半夏以去其水，水去嘔則止，是要下其痰飲也。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者，謂其氣逆而未收斂爲實也。其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已爲難治。蓋謂其虛寒之甚也。醫者必審其邪氣之虛實，疾證之逆順，爲施藥圓治，則當矣。

悸第二十八

傷寒悸者，何以明之？悸者，心忪是也。築築踢踢然動，怔怔忪忪，不能自安者是矣。心悸之由，不越二種：一者氣虛也，二者停飲也。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者，小建中湯主之。少陰病四逆，其人或悸者，四逆散加桂五分，是氣虛而悸者也。飲水多，必心下悸，是停飲而悸者也。其氣虛者，由陽氣內弱，心下空虛，正氣內

動而爲悸也。其停飲者，由水停心下，心爲火而惡水，水既內停，心不自安，則爲悸也。又有汗下之後，正氣內虛，邪氣交擊而令悸者，與氣虛而悸者，則又甚焉。太陽病發汗過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太陽病若下之，身重心下悸者，不可發汗，少陽病不可吐下，吐下則悸而驚，少陽病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此屬胃弱和則愈，胃不和則煩而悸，是數者皆汗後協邪者，與其氣虛而悸者，有以異也。或鎮固，或化散之，皆須定其氣浮也。又飲水過多，水飲不爲宣布，留心下，甚者則悸，金匱要略曰：食少飲多，水停心下，甚者則悸，飲之爲悸，甚於他邪，雖有餘邪，必先治悸，何者以水停心下，若水氣散則無所不之，浸於肺則爲喘，爲欬，傳於胃則爲噦，爲噎，溢於皮膚則爲腫，漬於腸間則爲利下，不可緩之也。經曰：厥而心下悸，宜先治水，與茯苓甘草湯，後治其厥，不爾水漬於胃，必作利也。厥爲邪之深者，猶先治水，況其邪氣淺者乎？醫者可不深究之。

渴第二十九

傷寒渴者，何以明之？渴者，裏有熱也。傷寒之邪，自表傳至裏，則必有名證，隨其邪淺深而見焉。雖曰一日在皮，二日在膚，三日在肌，四日在胸，五日在腹，六日入胃，其傳經者，又有證形焉。太陽主氣而先受邪，當一二日發，頭項痛而腰脊強者是矣。太陽傳陽明，則二三日發，身熱，目疼，鼻乾，不得臥也。陽明傳少陽，則三四日發，胸脅痛而耳聾，此三陽皆受病，爲邪在表，而猶未作熱，故不言渴。至四五日，少陽傳太陰，經邪氣漸入裏，寒邪漸成熱，當是時也，津液耗少，故腹滿而噎乾。至五六日，太陰傳少陰，是裏熱又漸深也。當此之時，則津液爲熱所搏，漸耗而乾，故口燥舌乾而渴。及至六七日，則少陰之邪，傳於厥陰，厥陰之爲病，

消渴爲裏熱已極矣。所謂消渴者，飲水多而小便少者是矣。謂其熱能消水也。所以傷寒病至六七日而渴欲飲水爲欲愈之病。以其傳經盡故也。是以厥陰病云：渴欲飲水，少少與之，愈者是也。邪氣初傳入裏，熱氣散漫，未收斂成熱，熏蒸焦膈，搏耗津液，遂成渴也。病人雖渴，欲得飲水，又不可多與之。若飲水過多，熱少不能消，故復爲停飲諸疾。經曰：凡得時氣病至五六日而渴欲飲水，飲不能多，勿多與也。何者？以腹中熱尚少，不能消之，便更與人作病也。若大渴欲飲水，猶當依證與之，與之常令不足，勿極意也。言能飲一斗與五升，又曰：渴欲飲水，少少與之，但以法救之。渴者宜五苓散。至於大渴欲飲水數升者，白虎湯加人參湯主之。皆欲潤其燥而生津液也。凡得病反能飲水，此爲欲愈之病。其不曉病者，但聞病飲水自差，小渴者乃強與飲之，因成大禍，不可復救。然則悸動也，支結也，喘咳噎噦乾嘔，腫滿下利，小便不利，數者，皆是飲水過傷，而診病之工當須識此，勿令誤也。

振第三十

傷寒振者，何以明之？振者，森然若寒，聳然振動者是也。傷寒振者，皆責其虛寒也。至於欲汗之時，其人必虛，必蒸蒸而振，卻發熱汗出而解。振，近戰也。而輕者爲振矣。戰爲正與邪爭，爭則爲鼓慄而戰。振，但虛而不至爭，故止聳動而振也。下後復發汗，振寒者，謂其表裏俱虛也。亡血家發汗則寒慄而振者，謂其血氣俱虛也。諸如此者，止於振聳爾。其振振欲擗地者，有身爲振振搖者，二者皆發汗過多，亡陽經虛，不能自主持，故身爲振搖也。又非若振慄之比。經曰：若吐若下後，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發汗則動經，身爲振振搖者，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主之。太陽病發汗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

地者。真武湯主之。二湯者。皆溫經益陽。滋血助氣之劑。經虛陽弱得之。未有不獲全濟之功者。

戰慄第三十一

傷寒戰慄。何以明之。戰慄者。形相類而實非一也。合而言之。戰慄非二也。析而分之。有內外之別焉。戰者。身爲之戰。搖者是也。慄者。心戰是也。戰之與慄。內外之診也。昧者。通以爲戰慄也。通爲戰慄而不知有逆順之殊。經曰。胃無穀氣。脾瀉不通。口急不能言。戰而慄者。卽此觀之。戰之與慄。豈不異哉。戰之與振。振輕而戰重也。戰之與慄。戰外而慄內也。戰慄者。皆陰陽之爭也。傷寒欲解。將汗之時。正氣內實。邪不能與之爭。則便汗出而不發戰也。邪氣欲出。其人本虛。邪與正爭。微者爲振。甚者則戰。戰退正勝而解矣。經曰。病有戰而汗出。因得解者何也。其人本虛。是以發戰者是也。邪氣外與正氣爭。則爲戰。戰其愈者也。邪氣內與正氣爭。則爲慄。慄爲甚者也。經曰。陰中於邪。必內慄也。表氣微虛。裏氣不守。故使邪中於陰也。方其裏氣不守。而爲邪中於正氣。正氣怯弱。故成慄也。戰者。正氣勝。慄者。邪氣勝也。傷寒六七日欲解之時。當戰而汗出。其有但心慄而鼓頰身不戰者。已而遂成寒逆。似此證多不得解。何者。以陰氣內盛。正氣太虛。不能勝邪。反爲邪所勝也。非大熱劑與其灼支。又焉得而禦之。

四逆第三十二

傷寒四逆。何以明之。四逆者。四肢逆而不溫者是也。積涼成寒。積溫成熱。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傷寒始者。邪在皮膚。當太陽陽明受邪之時。則一身手足盡熱。當少陰太陰受邪之時。則手足自溫。是表邪漸緩而欲傳裏也。經曰。傷寒四五日。手足溫而渴者。小柴胡湯主之。是太陽之邪傳之少陽也。傷

寒脈浮手足自溫者是爲繫在太陰。是少陽邪傳於太陰也。是知邪氣在半表半裏。則手足不熱而自溫也。至於邪傳少陰。爲裏證已深。雖未至厥而手足又加之不溫。是四逆也。若至厥陰。則手足厥冷矣。經曰。少陰病四逆其人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方用柴胡枳實芍藥甘草四者。皆是寒冷之物。而專主四逆之疾。是知四逆非虛寒之證也。又有四逆諸湯亦治四逆。手足寒。方用乾薑附子熱藥者。厥有旨哉。若手足自熱而至溫。從四逆而至厥者。傳經之邪也。四逆散主之。若始得之。手足便厥而不溫者。是陰經受邪。陽氣不足。可用四逆湯溫之。大須識此。勿令誤也。四逆與厥相近而非也。經曰。諸四逆厥者不可下。是四逆與厥有異也。吐利煩躁見四逆者死。是惡見其四逆也。診視之間。熟詳究之。

厥第三十三

傷寒厥者。何以明之。厥者冷也。甚於四逆也。經曰。厥者。陰陽氣不相順接。便爲厥。厥者。手足逆冷是也。謂陽氣內陷。熱氣逆伏。而手足爲之冷也。經曰。傷寒一二日至四五日。厥者。必發熱。前熱者後必厥。厥深者熱亦深。厥微者熱亦微。是知內陷者。手足爲厥矣。少陰病。但厥無汗而強發之。必動其血。未知從何道出。或從口鼻。或從目出。是名下厥上竭。亦是言發動其熱也。先熱而後厥者。熱伏於內也。先厥而後熱者。陰退而陽氣得復也。若始得之。便厥者。則是陽氣不足而陰氣勝也。大抵厥逆爲陰所主。寒者多矣。而又有進退之別。經曰。病厥五日。熱亦五日。設六日。當復厥。不厥者自愈。發熱四日。厥反三日。復厥四日。厥少熱多。其病自愈。厥四日。熱反三日。復厥五日。其病爲進。寒多熱少。陽氣退。故爲進也。病至厥陰。傳經盡也。當

是之時。陽氣勝陰。厥少熱多。其病則愈。若或陰氣反勝。陽不得復。厥多熱少。其病則逆。厥爲陰氣至也。熱爲陽寒復也。至於下利。則曰先厥後發熱而利必自止。見厥復利。厥者復爲熱。爲陽氣得復而利必自止。熱者便爲厥。是陰氣還勝也。故復下利矣。諸陽受氣於胸中。邪氣客於胸中。鬱鬱留結。則陽氣不得敷布。而手足爲之厥。經曰。手足厥冷。脈乍緊。邪結在胸中心中滿而煩。飢不能食。病在胸中。當吐之者是矣。厥爲陰之盛也。若更加之惡寒而踰者。陰氣之極也。則難可制。經曰。少陰病惡寒身踰而利。手足厥冷者不治。是厥冷之逆者。神丹其能生乎。

鄭聲第三十四

傷寒鄭聲爲邪音也。孔子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又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是謂鄭聲爲不正之音也。傷寒鄭聲者。則其聲如鄭衛之音。轉不正也。經曰。虛則鄭聲。今汗後或病久人聲轉者是也。以此爲虛從可知矣。又鄭聲者。重語也。正爲聲轉也。若聲重而轉其本音者亦是矣。昧者殊不知此。妄以重爲重疊之語。與譫語混而莫辨。遂止以身熱脈數煩渴便難而多言者爲譫語。以身涼脈小自利不渴而多言者爲鄭聲。如此則有失仲景之本意。兼鄭聲淫。則語以正之。則鄭聲不爲重疊。正爲不正也。況仲景之書三百九十餘證。曲盡傷寒形候。未有脫落而不言者。若是鄭聲爲多言。則於三陰門中亦須條見。所以鄭聲別無證治者。是不與譫語爲類也。雖曰虛矣。止爲正氣虛而不全。故使轉聲而不正也。問者鑒此。幸詳究之。

譫語第三十五

傷寒譫語何以明之。譫者謂呢喃而語也。又作譫謂妄有所見而言也。此皆真氣昏亂神識不清之所致。夫心藏神而主火。病則熱氣歸焉。傷寒胃中熱盛上乘於心心爲熱冒則神昏亂而語言多出。譫昏不知所以然遂言無次而成譫妄之語。輕者睡中呢喃重者不睡亦語言差謬有譫語者有獨語者有狂語者有語言不休者有言亂者此數者見其熱之輕重也。譫語與獨語雖間有妄錯之語若與人言有次是熱未至於極者也。經曰獨語如見鬼狀若劇者發則不識人是病獨語未爲劇也。狂語者熱甚者也由神昏而無所見覺甚則至於喊叫而言語也。言語不休者又其甚也。至於亂言者謂妄言罵詈善惡不避親疎爲神明已亂也。經曰諸逆發汗微者難差劇者言亂是難可復制也。譫語之由又自不同皆當明辨之。有被火劫譫語者有汗出譫語者有下利譫語者有下血譫語者有燥屎在胃譫語者有三陽合病譫語者有過經譫語者有亡陽譫語者。經曰大熱入胃中水竭躁煩必發譫語又腹滿微喘口乾咽爛或不大便久則譫語是因被火劫譫語也。汗出譫語此爲風也。須下之過經乃可下之下之若早語言必亂以表虛裏實故也是汗出譫語者也。下利譫語者有燥屎也。小承氣湯主之。是下利譫語者也。下血譫語者此爲熱入血室當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是下血譫語者也。譫語有潮熱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是謂燥屎在胃譫語者也。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譫語遺尿是三陽合病譫語者也。過經譫語者熱也。當以湯下之。是過經譫語者也。發汗多亡陽譫語者不可下。與柴胡桂枝湯和其榮衛是以有通津液後自愈。是亡陽譫語也。諸如此者脈短則死脈自和則愈。又身微熱脈浮大者生逆冷脈沉細不過一日死實則譫語氣收斂在內而實者本病也。或氣上逆而喘滿或氣下奪而自利者皆爲逆也。經

曰。直視譫語喘滿者死。下利者亦死。謂其正氣脫絕也。能知虛實之診。能識逆從之要。治病療病。則不失矣。

短氣第三十六

傷寒短氣。何以明之。短氣者。氣短而不能相續者是矣。似喘而非喘。若有氣上衝而實非氣上衝也。喘者。張口擡肩。搖身滾肚。謂之喘也。氣上衝者。復裏氣時時上衝也。所謂短氣者。呼吸雖數。而不能相續。而不搖肩。似呻吟而無痛者。短氣也。經所謂短氣者衆。實爲難辨之證。愚醫莫識之。爲治有誤者多矣。要識其短氣之真者。氣急而短促。謂之氣短者是也。短氣有實爲虛者。有實爲實者。要當明辨之。經曰。趺陽脈微而緊。緊則爲寒。微則爲虛。微緊相搏。則爲短氣。此爲短氣之虛者也。短氣腹滿而喘。有潮熱。此外欲解。可攻裏也。此爲短氣之實者也。又有屬表。又有屬裏者。要當審視之。經曰。短氣但坐以汗出不徹故也。更發汗則愈。與其風溼相搏。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甘草附子湯主之者。是邪氣在表而短氣者也。乾嘔短氣。汗出不惡寒者。此表解裏未和也。十棗湯主之。與其太陽病。醫反下之。短氣躁煩。心中懊憹。陽氣內陷。心下因鞕。則爲結胸。大陷胸湯主之。是邪氣在裏而短氣者也。虛也。實也。在表也。在裏也。皆作短氣。又何以辨其虛實也。大凡心腹脹滿而短氣者。邪在裏而爲實也。腹濡滿而短氣者。邪在表而爲虛也。大抵短氣爲實。金匱要略曰。短氣不足以息者實也。又水停心下。亦令短氣。金匱要略曰。食少飲多。水停心下。微者短氣。卽此觀之。短氣之由亦衆矣。必審其形候。使的而不惑。必審其邪氣在表裏之不差。隨症攻之。了無不愈者矣。

傷寒明理論卷三

搖頭第三十七

傷寒搖頭何以明之。頭者諸陽之會也。諸陽之脈皆上於頭。諸陰脈皆至頸。胸中而還。陽脈不治則頭爲之搖。傷寒搖頭有三。皆所主不同也。有曰搖頭言者裏痛也。以裏有痛者。語言則劇。欲言則頭爲之戰搖也。有曰獨搖頭卒口噤。背反張者。瘕病也。以風盛於上。風主動搖故也。裏痛非邪也。痛使之然。瘕病非逆也。風使之然。至於陽反獨留。形體如煙熏。直視搖頭者。又謂之心絕。蓋心藏神而爲陰之本。陽根於陰。陰根於陽。陰陽相根。則榮衛上下相隨矣。絕則神去而陰竭。陽無根者。則不能自主持。故頭爲之搖矣。王冰曰。滋苗者以固其根。伐下者必枯其上。內絕其根。外作搖頭。又何疑焉。心絕者。真病也。風淫裏痛者。邪氣也。觀其頭搖。又當明其臧否焉。

瘕癰第三十八

傷寒瘕癰何以明之。瘕者筋脈急也。癰者筋脈緩也。急者則引而縮。緩者則縱而伸。或縮或伸。動而不止者。名曰瘕癰。俗謂之搖者是也。〔黃帝內經曰〕。病筋脈相引而急。名曰瘕癰。瘕謂若契合之契也。行則緩。臥則緊。從則縱。癰疾之縱者。謂若放縱之縱也。以急爲瘕。以緩爲癰。理至明矣。瘕癰者。風疾也。而癰癰則瘕癰焉。傷寒瘕癰者。邪熱氣極也。熱盛則風搏併經絡。風主動。故四肢瘕癰而不寧也。故風溫被火者。曰發微黃色。劇者如驚。癰時瘕癰言其熱氣之劇盛也。傷寒病至於發瘕癰者。疾勢已過矣。多難可制。〔內

經曰。太陽終者。戴眼。反折。瘈瘲。絕汗乃出。大如貫珠。著身不流。是見其瘈瘲爲已過之疾也。又有四肢。繫習。爲四肢動而不止。似瘈瘲而無力。不得伸縮者也。此爲肝絕。瘈瘲之證。雖難已。若能以祛風滌熱之劑。折其大熱。則瘈瘲亦有生者。若妄加灼火。或飲以發表之藥。則死不旋踵。經曰。一逆尙引日。再逆促命期。

不仁第三十九

傷寒不仁。何以明之。仁。柔也。不仁。謂不柔和也。痒不知也。寒不知也。熱不知也。任其屈伸。灸刺不知。所以然者。是謂不仁也。由邪氣擁盛。正氣爲邪氣閉伏。鬱而不發。榮衛血氣虛少。不能通行。致斯然也。內經曰。榮氣虛則不仁。鍼經曰。衛氣不行。則爲不仁。經曰。榮衛不能相將。三焦無所仰。身體癢不仁。卽是言之。知榮衛血氣虛少。不能通行爲不仁者。明矣。經曰。諸乘寒者。則爲厥。鬱冒不仁。言此厥者是正氣爲寒氣所乘爲厥氣也。非四肢逆冷之厥也。何者。蓋以鬱冒爲昏冒。不仁爲不知痛痒。得不爲尸厥之厥耶。經曰。少陰脈不至。腎氣微。少精血。奔氣促迫。上入胸膈。宗氣反聚。血結心下。陽氣退下。熱歸陰股。與陰相動。令身不仁。此爲尸厥。其乘寒之厥。鬱冒不仁。卽此尸厥可知矣。昔越人入虢。診太子爲尸厥。以鬱冒不仁爲可治。刺之而得痊濟者。實神醫之診也。嗚呼。設或脈浮而洪。身汗如油。喘而不休。水漿不下。形體不仁。此又爲命絕。雖越人其能起之歟。

直視第四十

傷寒直視。何以明之。直視者。視物而目精不轉動者是也。若目精轉者。非直視也。水之精爲志。火之精爲

神目者心之使也。神所寓焉。肝之外候也。精神榮焉。〔鍼經曰〕五藏六府之氣皆上注於目而爲之精。精之窠爲眼之睛。精爲瞳子。筋之精爲黑睛。血之精爲絡。氣之精爲白睛。肌肉之精爲約束裏。筋骨血氣之精與脈并爲系。上屬於腦。五藏血氣調和。精氣充榮。則目和而明矣。傷寒目直視者。邪氣擁盛。冒其正氣。使神智不慧。藏精之氣不上榮於目。則目爲之直視。傷寒至於直視。爲邪氣已極。證候已逆。多難治。經曰。衄家不可發汗。汗出則額上陷。脈急。緊。直視不能。胸不得眠。以受肝血而能視。亡血家肝氣已虛。目氣已弱。又發汗亡陽。則陰陽俱虛所致也。此雖錯逆。其未甚也。逮乎狂言。反目直視。又爲腎絕。直視搖頭。又爲心絕。皆藏氣脫絕也。直視譫語。喘滿者死。下利者亦死。又劇者。發則不識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視。脈弦者生。濇者死。皆邪氣盛而正氣脫也。其或有目中不了了。睛不和。無表裏證。大便難。身微熱者。是非直視也。此爲內實也。可用大承氣湯。大柴胡湯下之。直視爲不治之疾。目中不了了爲可治之候。二者形證相近。其爲工者宜熟視之。

鬱冒第四十一

傷寒鬱冒。何以明之。鬱爲鬱結而氣不舒也。冒爲昏冒而神不清也。世謂之昏迷者是也。鬱冒之來。皆虛極而乘寒。則有之矣。經曰。諸乘寒者。則爲厥。鬱冒不仁。又曰。太陽病。先下之而不愈。因復發汗。以此表裏俱虛。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是知因虛乘寒。乃生鬱冒。金匱要略曰。新產婦人有三病。一者病瘕。二者病鬱冒。三者大便難。亡血復汗。寒多。故令鬱冒。又曰。產婦鬱冒。其脈微弱。嘔不能食。大便堅。所以然者。血虛而厥。厥而必冒。冒家欲解。必大汗出。卽此觀之。鬱冒爲虛寒可知矣。又或

少陰病下利止而頭眩時時自冒者又爲死證蓋謂其虛極而脫也觀其鬱冒幸無忽焉

動氣第四十二

傷寒動氣何以明之動氣者爲築然動於腹中者是矣藏氣不治隨藏所主發泄於臍之四傍動跳築然謂之動氣（難經曰）肝內證臍左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心內證臍上有動氣按之牢若痛肺內證臍右有動氣按之牢若痛腎內證臍下有動氣按之牢若痛是藏氣不治腹中氣候發動也動氣應藏是皆真氣虛雖有表裏攻發之證即不可汗下經曰動氣在左不可發汗汗則頭眩汗不止筋惕肉瞤是發汗而動肝氣者也動氣在右不可下下之則腹內拘急食不下動氣更劇雖有身熱臥則欲蹠是下之而動肝氣者也動氣在上不可發汗汗則氣上衝正在心端是發汗而動心氣者也動氣在下不可下下之則掌握熱煩身上浮冷熱汗自泄欲得水自灌是下之而動心氣者也動氣在右不可發汗汗則厥而渴心苦煩飲即吐水是發汗而動肺氣者也動氣在左不可下下之則津液內竭咽燥鼻乾頭眩心悸是下之而動肺氣者也動氣在下不可發汗汗則無汗心中大煩骨節苦痛日運惡寒食則反吐穀不得下是發汗而動腎氣者也動氣在下不可下下之則腹脹滿卒起頭眩食則下清穀心下痞是下之而動腎氣者也且脾內證當臍有動氣經特曰臍之四傍動氣不可汗下獨不言脾候當臍有動氣者以脾者中州爲胃以行津液發汗吐下猶先動脾況脾家發動氣者詎可動之也所以特不言之也傷寒所以看外證爲當者蓋不在脈之可見必待聞之可得者發汗吐下務要審諦舉此動氣類可知矣

自利第四十三

傷寒自利。何以明之。自利者。有不經攻下。自然瀉泄者。謂之自利也。傷寒自利多種。須知冷熱虛實消息。投湯無致失差。雖病自利。多責爲寒。傷寒下利。多由協熱。其與雜病有以異也。表豬傳裏。裏虛協熱。則利不應下。而便攻之。內虛協熱。遂利。是皆協熱也。又合病家皆作自利。太陽與陽明合病。必自下利。葛根湯主之。太陽與少陽合病。必自下利。黃芩湯主之。陽明與少陽合病。必自下利。大承氣湯主之。三者皆合病下利。一者發表。一者攻裏。一者和解。所以不同者。蓋六經以太陽陽明爲表。少陽太陰爲在半表半裏。少陰厥陰爲在裏。太陽陽明合病爲在表者也。雖曰下利。必發散經中邪氣而後已。故與葛根湯以汗之。太陽與少陽合病。爲在半表半裏者也。雖曰下利。必和解表裏之邪而後已。故與黃芩湯以散之。陽明少陰合病。爲少陽邪氣入府者也。雖曰下利。必逐去胃中之實而後已。故與承氣湯以下之。是三者所以有異也。下利家何以明其寒熱耶。且自利不渴。屬太陰。以其藏寒故也。下利欲飲水者。以有熱也。故大便溏。小便自可者。此爲有熱。自利小便色白者。少陰病形悉具。此爲有寒。惡寒脈微。自利清穀。此爲有寒。發熱後重泄。色黃赤。此爲有熱。皆可理其寒熱也。凡腹中痛。轉氣下趣少腹者。此欲自利也。自利家身涼脈小爲順。身熱脈大爲逆。少陰病脈緊。下利脈暴微。手足反溫。脈緊反去者。此爲欲解。下利脈大者爲未止。脈微弱數者爲欲自止。雖發熱不死。是知下利脈大爲逆。而脈小爲順也。自利宜若可溫。理中白通諸四逆輩。皆溫藏止利之劑。又有腸胃有積。結與下焦客邪。皆溫劑不能止之。必也或攻泄之。或分利之。而後已。經曰。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宜赤石脂禹餘糧湯。復不止。當利其小便。是泄在下焦。滲泄而聚利者也。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必痛。口乾燥。與下利三部皆平。按之心下硬。或脈沉而滑。或不欲食而

語或差後至年月日復發此數者皆腸胃有積結而須攻泄者也內經有曰大熱內結注泄不止熱宜寒療結伏須除以寒下之結散利止大寒疑內久利泄瀉愈而復發綿歷歲年以熱下之寒去利止謂之通因通用下利雖有表證又不可發汗以下利爲邪氣內攻走津液而胃虛也故經曰下利不可攻其表汗出必脹滿者是矣大抵下利脫氣至急五奪之中此爲甚者其或邪盛正虛邪擁正氣下脫多下利而死何以言之經曰下利十日餘行脈反實者死發熱下利至甚厥不止者死直視譫語下利者死下利手足厥冷無脈者灸之不溫脈不還死少陰病自利復煩躁不得臥寐者死此數者皆邪擁正氣下脫而死者也金匱要略曰六府氣絕於外者手足寒五藏氣絕於內者利下不禁嗚呼疾成而後藥雖神醫不可爲已氣既脫矣孰能治之

筋惕肉瞤第四十四

傷寒筋惕肉瞤何以明之傷寒頭痛身疼惡寒發熱者必然之證也其於筋惕肉瞤非常常有之者必待發汗過多亡陽則有之矣（內經曰）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發汗過多津液枯少陽氣太虛筋肉失所養故惕惕然而跳瞤瞤然而動也太陽病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大青龍湯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爲逆也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湯主之動氣在左不可發汗發汗則頭眩汗不止筋惕肉瞤即是觀之筋惕肉瞤由發汗多亡陽陽虛可見矣茲雖逆也止於發汗亡陽而表虛治以溫經益陽則可矣或因吐下發汗表裏俱虛而有些狀者又非若但發汗後所可同也經曰傷寒吐下後發汗煩脈甚微八九日心下痞鞭脅下痛氣上衝咽喉眩冒筋脈動惕者久而

成痿。此爲逆之甚者也。太陽病發汗，復下之後，表裏俱虛，復加燒針，因胸煩而面色青黃，膚瞶者難治。茲爲逆之甚者也。發汗吐下，庸可忽諸。

熱入血室第四十五

傷寒熱入血室，何以明之。室者，屋室也，謂可以停止之處。人身之血室者，榮血停止之所，經脈留會之處，卽衝脈是也。衝脈者，奇經八脈之一脈也，起於腎下，出於氣衝，並足陽明經，夾臍上行，至胸中而散，爲十二經脈之海。王冰曰：衝爲血海，言諸經之血朝會於此。男子則運行生精，女子則上爲乳汁，下爲月水。〔內經曰〕：任脈通，衝脈盛，月事以時下者是也。王冰曰：陰靜海滿而去血，謂衝脈盛爲海滿也。卽是觀之，衝是血室可知矣。傷寒之邪，婦人則隨經而入，男子由陽明而傳，以衝之脈與少陰之絡起於腎，女子感邪，太陽隨經便得而入，衝之經並足陽明，男子陽明內熱，方得而入也。衝之得熱，血必妄行，在男子則下血，讞語；在婦人則月水適來。陽明病下血，讞語，此爲熱入血室者。斯蓋言男子不止，謂婦人而言也。婦人傷寒，經水適來，與經水適斷者，皆以經氣所虛，宮室不關，邪得乘虛而入。〔鍼經有言曰〕：邪氣不得其虛，不能獨傷人者是矣。婦人熱入血室，有須治而愈者，有不須治而愈者，又各不同也。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經水適來，得之七八日，熱除而脈遲，身涼和，胸脅下滿，如結胸狀，讞語者，此爲熱入血室，當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與其婦人中風七八日，續得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斷者，此爲熱入血室，其血必結，故使如瘧狀，發作有時。小柴胡湯主之。二者是須治而愈者也。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適來，晝則明了，暮則讞語，如見鬼狀者，此爲熱入血室，無犯胃氣，及上二焦，必自愈，是不須治而愈者也。讞語爲病邪之甚者，可不須治。

而愈耶。且胸脅滿如結胸。讖語是邪氣留結於胸脅而不去者。必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寒熱如瘧。發作有時者。是血結而不行者。須小柴胡湯散之。二者既有留邪。必須治之可也。若發熱經水適來。晝日明了。暮則讖語。此則經水既來。以裏無留邪。但不妄犯。熱隨血散。必自愈。經曰。血自下。下者愈。故無犯胃氣。及上二焦。必自愈。所謂妄犯者。謂恐以讖語爲陽明內實。攻之犯其胃氣也。此無胸脅之邪。恐刺期門犯其中焦也。此無血結。恐與小柴胡湯犯其上焦也。小柴胡湯解散則動衛氣。衛出上焦。動衛氣是犯上焦也。刺期門則動榮氣。榮出中焦。動榮氣是犯中焦也。脈經有曰。無犯胃氣。及上二焦。豈謂藥不謂針耶。此其是歟。

發黃第四十六

傷寒發黃。何以明之。經曰。溼熱相交。民當病疸。疸者黃也。單陽而無陰者也。傷寒至於發黃。爲疾之甚也。溼也。熱也。甚者則發黃。內熱已盛。復被火者。亦發黃也。邪風被火熱。兩陽相熏灼其身。必發黃。陽明病被火。額上微汗出。小便利者。必發黃。是由內有熱而被火。致發黃者也。陽明病無汗。小便利。心中懊懣者。必發黃。是由陽明熱盛致發黃者也。傷寒發汗已。身目爲黃。所以然者。寒溼在裏不解故也。以爲不可下也。於寒溼中求之。是由寒溼致發黃者也。溼亦令黃也。熱亦令黃也。其能辨之乎。二者非止根本來有異。而色澤亦自不同。溼家之黃也。身黃如似黃。雖黃而色暗不明也。至於熱盛之黃也。必身黃如橘子色。甚者勃勃出染着衣。正黃如槩。是其正黃色也。由是觀之。溼之與熱。豈不異哉。大抵黃家屬太陰。太陰者。脾之經也。脾者。土黃。土色也。脾經爲溼熱蒸之。則色見於外。必發身黃。經曰。傷寒脈浮緩。手足自溫者。

是爲繫在太陰。太陰當發身黃者是矣。熱雖內盛。若已自汗出。小便利者。則不能發黃。必也頭汗出。身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渴飲水漿。此爲瘧熱在裏。身必發黃。黃家爲熱盛。而治法亦自有殊。傷寒八九日。身如橘子色。小便不利。少腹滿者。茵陳蒿湯主之。此欲泄滌其熱也。傷寒身黃發熱者。梔子蘗皮湯主之。此欲解散其熱也。傷寒瘧熱在裏。身必發黃。麻黃連翹赤小豆湯主之。此欲解散其熱也。此數者。泄滌解散。乃爲之不同。亦皆析火徹熱之劑也。一或身黃脈沉結。少腹硬而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又爲畜血在下焦使之黃也。必須抵當湯下之而愈。黃家既是病之已極。是以有不治之者多矣。非止寸口近掌無脈。鼻氣出冷爲不治之疾。又若形體如煙熏。直視搖頭者。是爲心絕。環口鰲黑。柔汗發黃。是爲脾絕。皆不治之診。醫者更詳視之。

發狂第四十七

傷寒發狂。何以明之。狂者。猖狂也。謂其不寧也。〔難經曰〕。狂之始發也。少臥不餓。而自高賢也。自辨智也。自貴倨也。狂笑好歌樂也。妄行走不休也。狂家所起。皆陽盛致然。〔內經曰〕。陰不勝其陽。脈留簿疾。并乃狂也。又曰。邪入於陽則狂。邪入於陰則瘖。〔難經曰〕。重陽者狂。重陰者瘖。〔脈經曰〕。陰附陽則狂。陽附陰則瘖。〔病源曰〕。陽邪併於陽則狂。陰邪併於陰則瘖。即諸經之狂。爲陽盛也明矣。又陽明之病。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心欲動。獨閉戶牖而處。甚則欲上高而歌。棄衣而走。踰垣上屋。其所上之處。皆非素能者。是謂陽邪併於陽明也。傷寒熱毒在胃。併於心藏。使神不寧而志不定。遂發狂也。傷寒至於發狂。爲邪熱至極也。非大吐下則不能已。又有熱在下焦。其人如狂者。經曰。熱入膀胱。其人如狂。謂之如狂。則未

至於狂但臥起不安爾其或狂言目反直視又爲腎之絕汗出蠟復熱狂言不能食又爲失志死若此則如非藥石之所及是爲真病焉

霍亂第四十八

傷寒霍亂何以明之上吐而下利霍霍而撩亂是也邪在上焦者但吐而不利邪在下焦者但利而不吐若邪在中焦胃氣不治爲邪所傷使陰陽乖隔遂上吐而下利若止嘔吐而利經止得之吐利必也上吐下利躁擾煩亂乃謂之霍亂其與但稱吐利者有以異也傷寒吐利者邪氣所傷霍亂吐利者飲食所傷也其有兼傷寒之邪內外不和者加之頭痛發熱而吐利也經曰病發熱頭痛身疼惡寒吐利者此屬何病答曰此名霍亂自吐下又利止復更發熱也是霍亂兼傷寒者是霍亂頭痛發熱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圓主之以其中焦失治陰陽乖隔必有偏之者偏陽則多熱偏陰則多寒許仁則曰病有乾霍亂有溼霍亂乾霍亂死者多溼霍亂死者少蓋吐利則所傷之物得以出泄雖霍亂甚則止於胃中水穀泄盡則止矣所以死者少及其乾霍亂而死多者以其上不得吐下不得利則所傷之物不得出泄擁閉正氣闕隔陰陽煩擾悶亂躁無所安喘脹乾霍亂而死嗚呼食飲有節起居有常者豈得致霍亂耶飲食自倍腸胃乃傷喪身之由實自致爾

畜血第四十九

傷寒畜血何以明之畜血者血在下焦結聚而不行畜積而不散者是也血菀於上而吐血者謂之薄厥留於下而瘀者謂之畜血此由太陽隨經瘀熱在裏血爲熱所搏結而不行畜於下焦之所致經曰太陽

病六七日表證仍在。脈微而沉。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少腹當鞭滿。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抵當湯主之。者是也。大抵看傷寒。必先觀兩目。次看口舌。然後自心下至少腹。以手攝按之。覺有滿鞭者。則當審而治之。如少腹覺有鞭滿。便當問其小便。若小便不利者。則是津液留結。可利小便。若小便自利者。則是畜血之證。可下瘀血。經曰。傷寒有熱。少腹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爲有血也。又曰。太陽病。身黃。脈沉結。少腹鞭。小便不利者。爲無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證諦也。皆須抵當圓下之。愈。陽明證。其人喜忘。屎雖鞭。大便反易。其色必黑。亦是畜血之證。畜血於下。所以如狂者。經所謂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者是也。血瘀於下。所以喜忘者。內經曰。血并於下。亂而喜忘者是也。二者若有一。則爲畜血證。明矣。畜血之證。又有輕重焉。如狂也。喜忘也。皆畜血之甚者。須抵當湯圓以下之。如外已解。但少腹急結者。則爲畜血之輕也。須桃仁承氣湯以利之。醫之妙者何也。在乎識形證。明脈息。曉虛實。知傳變。其於形證之明者。衆人所共識。又何以見其妙。必也形證之參差。衆人所未識。獨先識之。乃所以爲妙。且如病人無表裏證。發熱七八日。雖脈浮數者。可下之。假令已下。脈數不解。合熱。則消穀喜飢。至六七日不大便者。此有瘀血。抵當湯主之。當不大便。六七日之際。又無喜忘如狂之證。亦無少腹鞭滿之候。當是之時。與承氣湯下者多矣。獨能處以抵當湯下之者。是爲醫之妙者也。若是者。何以知其有畜血也。且脈浮而數。浮則傷氣。數則傷血。熱客於氣。則脈浮。熱客於血。則脈數。因下之後。浮數俱去。則已。若下之後。數去。其脈但浮者。則榮血間熱去。而衛氣間熱在矣。爲邪氣獨留。心中則飢。邪熱不殺穀。潮熱發渴也。及下之後。浮脈去。而數不解者。則衛氣間熱去。而榮血間熱在矣。熱氣合併。迫血下行。胃虛協熱。消穀善飢。血至下焦。若下不

止則血得以去泄必使膿血也。若不大便六七日則血不得出泄必畜在下焦爲瘀血是須抵當湯下之。此實疾證之奇異醫法之玄微能審諸此者真妙醫也。

勞復第五十

傷寒勞復何以明之。勞爲勞動之勞復爲再發也是傷寒差後因勞動再發者是也。傷寒新差後血氣未平餘熱未盡勞動其熱熱氣還經絡遂復發也。此有二種一者因勞動外傷二者因飲食內傷其勞動外傷者非止強力搖體持重遠行之勞至於梳頭洗面則動氣發悲思慮則勞神皆能復也。況其過用者乎其飲食內傷者爲多食則遺食肉則復者也。《內經》曰熱病已愈而時有遺者何也以熱甚而強食之病已衰而熱有所藏因其穀氣留滯兩陽相合故有所遺。《經》曰病已差尙微煩設不了了者以新虛不勝穀氣故令微煩損穀則愈。夫傷寒邪氣之傳自表至裏有次第焉發汗吐下自輕至重有等差焉。又其勞復則不然見其邪氣之復來也必迎奪之不待其傳也。《經》曰大病差後勞復者枳實梔子豉湯主之。若有宿食加大黃且枳實梔子豉湯則吐之豈待虛煩懊憹之證加大黃則下之豈待腹滿譫語之候。《經》曰傷寒差後更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脈浮以汗解之脈沉實者以下解之亦是便要拆其邪也。蓋傷寒之邪自外入也勞復之邪自內發也發汗吐下隨宜施用焉。嗚呼勞復也食復也諸勞皆可及御內則死矣。若男女相易則爲陰陽易其不易自病者謂之女勞復以其內損真氣外動邪熱真虛邪盛則不可治矣。昔督郵顏子獻不以華救之診爲信臨死致有出舌數寸之驗由此觀之豈不與後人爲鑒誡哉。

傷寒明理論卷四

傷寒明理論方論

桂枝湯方

經曰桂枝本爲解肌。若其人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也。常須識此勿令誤也。蓋桂枝湯本專主太陽中風。其於腠理緻密榮衛邪實津液禁固寒邪所勝者則桂枝湯不能發散必也皮膚疎濇又自汗風邪干於衛氣者乃可投之也。仲景以解肌爲輕以發汗爲重是以發汗吐下後身疼不休者必與桂枝湯而不與麻黃湯者以麻黃湯專於發汗其發汗吐下後津液內耗雖有表邪而止可解肌故須桂枝湯小和之也。桂味辛熱用以爲君必謂桂猶主也。宣道諸藥爲之先聘是猶辛甘發散爲陽之意蓋發散風邪必以辛爲主故桂枝所以爲君也。芍藥味苦酸微寒甘草味甘平二物用以爲臣佐者內經所謂風淫所勝平以辛佐以苦以甘緩之以酸收之是以芍藥爲臣而甘草爲佐也。生薑味辛溫大棗味甘溫二物爲使者內經所謂風淫於內以甘緩之以辛散之是以薑棗爲使者也。薑棗味辛甘同能發散而此又不特專於發散之用以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薑棗之用專行脾之津液而和榮衛者也。麻黃湯所以不用薑棗者謂專於發汗則不待行化而津液得通矣用諸方者請熟究之。

桂枝(君)三兩去皮

芍藥(臣佐)三兩

甘草(臣佐)二兩炙

生薑(使)三兩切

大棗(使)十二枚擘

右五味咬咀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適寒溫服一升服已須臾飲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溫

覆令一時許。遍身發熱。微以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不必盡劑。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後服小促。役其間半日許。令三服盡。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時觀之。服一劑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乃服至二三劑。禁生冷粘滑肉麵五辛酒酪臭惡等物。

麻黃湯方

本草有曰。輕可去實。卽麻黃葛根之屬是也。實爲寒邪在表。皮膚堅實。榮衛勝。津液內固之。表實非腹滿便難之內實也。聖濟經曰。汗不出而腠密。邪氣勝而中蘊。輕劑所以揚之。卽麻黃葛根之輕劑耳。麻黃味甘苦。用以爲(君)者。以麻黃爲輕劑。而專主發散。是以爲君也。桂枝爲(臣)者。以風邪在表。又緩而膚理疎者。則必以桂枝解其肌。是用桂枝爲臣。寒邪在經。表實而腠密者。則非桂枝所能獨散。必專麻黃以發汗。是當麻黃爲主。故麻黃爲君。而桂枝所以爲臣也。(內經曰)寒淫於內。治以甘熱。佐以辛苦者。茲是類歟。甘草味甘平。杏仁味甘苦溫。用以爲(佐)者。(內經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肝者。榮之主也。傷寒榮勝衛固。血脈不利。是專味甘之物以緩之。故以甘草杏仁爲之佐使。且桂枝湯主中風。風則傷衛。風邪併於衛。則衛實而榮弱。仲景所謂汗出惡風者。此爲榮弱衛強者是矣。故桂枝湯佐以芍藥。用和榮也。麻黃湯主傷寒。寒則傷榮。寒邪併於榮。則榮實而衛虛。(內經)所謂氣之所并爲血虛。血之所并爲氣虛者是矣。故麻黃佐以杏仁。用利氣也。若是之論。實處方之妙理。制劑之淵微。該通君子熟明察之。乃見功焉。

麻黃(君)三兩去節

桂枝(臣)二兩去皮

甘草(佐使)二兩炙

杏仁(佐使)七十枚去皮尖

右四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半去滓溫服八合緩取微汗并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法將息

大青龍湯方

青龍東方甲乙木神也應春而主肝專發主之令爲敷榮之主萬物出甲開甲則有兩岐肝有兩葉以應木葉所以謂之青龍者以發散榮衛兩傷之邪應肝木之體耳桂枝湯主中風麻黃湯主傷寒二者發散之純者也及乎大青龍湯則不然雖爲發汗之劑而所主又不一必也中風脈浮緊爲中風見寒脈是風寒兩傷也傷寒脈浮緩爲傷寒見風脈是風寒兩傷也風兼寒寒兼風乃大青龍湯專主之也見茲脈證雖欲與桂枝湯解肌以祛風而不能已其寒則病不去或欲以麻黃湯發汗以散寒而不能去其風則病仍在茲仲景所以特處大青龍湯以兩解之麻黃味甘溫桂枝味辛熱寒則傷榮必以甘緩之風則傷衛必以辛散之此風寒兩傷榮衛俱病故以甘辛相合而爲發散之劑表虛膚緩者則以桂枝爲主此以表實腠理密則以麻黃爲主是先麻黃後桂枝茲麻黃爲（君）桂枝爲（臣）也甘草味甘平杏仁味甘苦苦甘爲助（佐）麻黃以發表太粲味甘溫生薑味辛溫辛甘相合（佐）桂枝以解肌石膏味甘辛微寒風陽邪也寒陰邪也風則傷陽寒則傷陰榮相陰陽爲風寒兩傷則非輕劑所能獨散也必須輕重之劑以同散之乃得陰陽之邪俱已榮衛之氣俱和是以石膏爲使石膏爲重劑而又專達肌表者也大青龍湯發汗之重劑也非桂枝湯之所同用之稍過則又有亡陽之失經曰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爲逆也又曰一服汗者停後服若復服汗多亡陽遂虛惡風煩躁不得眠也卽此觀

之劑之輕重可見矣。其用湯者宜詳審之。

麻黃(君)六兩去節

桂枝(臣)二兩去皮

甘草(佐)一兩炙

杏仁(佐)四十枚去皮尖

生薑(佐)三兩切

大棗(佐)十枚擘

石膏(使)如雞子大碎

右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出多者溫粉止之一服。汗者停後服。若復服汗多亡陽遂虛。一作逆惡風煩躁不得眠也。

又溫粉方

白朮

藁本

川芎

白芷各等分

右搗羅爲細末。每末一兩入米粉三兩和令勻。粉撲周身止汗。無藁本亦得。

小青龍湯

青龍象肝木之兩岐。而主兩傷之疾。中風見寒脈。傷寒見風脈。則爲榮衛之兩傷。故以青龍湯主之。傷寒表不解。則麻黃湯可以發。中風表不解。則桂枝湯可以散。惟其表且不解。而又加之心下有水氣。則非麻黃湯所能發。桂枝湯所能散。乃須小青龍湯。始可祛除表裏之邪氣爾。麻黃味甘辛溫爲發散之主。表不解應發散之。則以麻黃爲(君)。桂味辛熱。甘草味甘平。甘辛爲陽。佐麻黃表散之用。二者所以爲臣。芍藥味酸微寒。五味子味酸溫。二者所以爲(佐)。者寒飲傷肺。咳逆而喘。則肺氣逆。內經曰。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故用芍藥五味子爲(佐)。以收逆氣。乾薑味辛熱。細辛味辛熱。半夏味辛微溫。三者所以爲(使)。者心下有水。津液不行。則腎氣燥。內經曰。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是以乾薑細辛半夏爲(使)。以散寒

水逆氣收。寒水散。津液通行。汗出而解矣。心下有水氣。散行則所傳不一。故又有增損之證。若渴者。去半夏。加栝樓根。水畜則津液不行。氣燥而渴。半夏味辛溫。燥津液者也。去之則津液易復。栝樓根味苦微寒。潤枯燥者也。加之則津液通行。是爲渴所宜也。若微利去麻黃。加芫花。水氣下行。瀆入腸間則爲利。下利者不可攻其表。汗出必脹滿。麻黃專爲表散。非下利所宜。故去之。芫花味苦寒。酸苦爲湧泄之劑。水去利則止。芫花下水。故加之。若噎者。去麻黃。加附子。經曰。水得寒氣。冷必相搏。其人卽餒。又曰。病人有寒。復發汗。胃中冷。必吐蚘。噎爲胃氣虛竭。麻黃發汗。非胃虛冷所宜。故去之。附子辛熱。熱則溫其氣。辛則散其寒。而噎者爲當。兩相佐之。是以祛散冷寒之氣。若小便不利。少腹滿。去麻黃。加附苓。水畜在下焦。不行爲小便不利。少腹滿。凡邪客於體者。在外者可汗之。在內者可湧之。在上者可湧之。在下者可泄之。水畜下焦。泄可也。發汗則非所當。故去麻黃。而茯苓味甘淡。專行津液。內經曰。熱淫於內。以淡滲之。滲濁行水。甘淡爲所宜。故加茯苓。若喘者。去麻黃。加杏仁。喘爲氣逆。麻黃發陽。去之則氣易順。杏仁味甘苦溫。加之以泄逆氣。金匱要略曰。其形腫者。故不內麻黃。乃內杏子。以麻黃發其陽。故喘逆形腫。標本之疾。加減所同。蓋其類矣。

麻黃(君)三兩去節 甘草(臣)三兩炙

桂枝(臣)三兩去皮

芍藥(佐)三兩

五味子(佐)半升

細辛(使)三兩

乾薑(使)三兩

半夏(使)半升洗

右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大承氣湯方。

苦寒爲主。故以柴胡爲（君），黃芩爲（臣），以成微熱發表之劑。人參味甘溫，甘草味甘平，邪氣傳裏，則裏氣不治，甘以緩之，是以甘物爲之助。故用人參甘草爲（佐），以扶正氣而復之也。半夏味辛微溫，邪初入裏，則裏氣逆，辛以散之，是以辛物爲之助。故用半夏爲（佐），以順逆氣而散邪也。裏氣平正，則邪氣不得深入，是以三味佐柴胡以和裏，生薑味辛溫，大棗味甘溫（內經曰：辛甘發散爲陽，表邪未已，逆邇內傳，既未作實，宜營兩解，其在外者，必以辛甘之物發散，故生薑大棗爲（使），輔柴胡以和表，七物相合，兩解之劑當矣。邪氣自表未斂，爲實乘虛而透，則所傳不一，故有增損以禦之。胸中煩而不嘔，去半夏人參，加栝樓實，煩者，熱也，嘔者，氣逆也，胸中煩而不嘔，則熱聚而氣不逆，邪氣欲漸成實也。人參味甘爲補劑，去之，使不助熱也。半夏味辛爲散劑，去之以無逆氣也。栝樓實味苦寒，除熱必以寒，泄熱必以苦，加栝樓實以通胸中鬱熱。若渴者，去半夏，加人參栝樓根，津液不足則渴，半夏味辛性燥，滲津液物也，去之則津液易復。人參味甘而潤，栝樓根味苦而堅，堅潤相合，津液生而渴自已。若腹中痛者，去黃芩，加芍藥，宜通而塞爲痛，邪氣入裏，裏氣不足，寒氣壅之，則腹中痛。黃芩味苦寒，苦性堅而寒中，去之則中氣易和。芍藥味酸苦微寒，酸性泄而利中，加之則裏氣得通而痛自已。若脇下痞硬，去大棗加牡蠣（內經曰：甘者令人中滿，大棗味甘溫，去之則緩發散，鹹以栗之，牡蠣味酸鹹寒，加之則痞者消而硬者栗，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黃芩加茯苓，心下悸，小便不利，水畜而不行也（內經曰：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堅腎則水益，堅黃芩味苦寒，去之則畜水浸行（內經曰：淡味滲泄爲陽，茯苓味甘淡，加之則津液通流，若不渴，外有微熱，去人參加桂，不渴則津液足，去人參，以人參爲主內之物也，外有微熱，則表證多，加桂以取汗發散。

輕緩之劑攻之。大柴胡湯緩用以逐邪熱也。經曰：傷寒發熱七八日，雖脈浮數者可下之，宜大柴胡湯。又曰：太陽病經過十餘日，反二三下之後，四五日柴胡證仍在者，先與小柴胡，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者，爲未解也。可大柴胡下之，則愈。是知大柴胡爲下劑之緩也。柴胡味苦平微寒，傷寒至於可下，則爲熱氣有餘，應火而歸心，苦先入心，折熱之劑，必以苦爲主，故以柴胡爲（君）。黃芩味苦寒，王冰曰：大熱之氣，寒以取之，推除邪熱，必以寒爲助，故以黃芩爲（臣）。芍藥味酸苦微寒，枳實味苦寒，〔內經曰〕：酸苦湧泄爲陰，泄實折熱，必以酸苦，故以枳實芍藥爲（佐）。半夏味辛溫，生薑味辛溫，大棗味甘溫，辛者散也，散逆氣者，必以辛甘者緩也。緩正氣者，必以甘，故半夏生薑大棗爲之（使）也。一方加大黃，以大黃有將軍之號，而功專於瀉滌，不加大黃，恐難攻下，必應以大黃爲（使）也。用湯者，審而行之，則十全之功可得矣。

柴胡（君）半斤

黃芩（臣）三兩

枳實（佐）四枚炙

芍藥（佐）三兩

生薑（使）五兩切

半夏（使）半升洗

大棗（使）十二枚擘

右件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溫服一升，日三服。一方加大黃二兩，若不加，恐不名大柴胡湯。

小柴胡湯方

傷寒邪氣在表者，必清形以爲汗，邪氣在裏者，必瀉滌以爲利，其於不外不內，半表半裏，既非發汗之所宜，又非吐下之所對，是當和解則可矣。小柴胡爲和解表裏之劑也。柴胡味苦平微寒，黃芩味苦寒，〔內經曰〕：熱淫於內，以苦發之，邪在半表半裏，則半成熟矣，熱氣內傳之不可，則迎面奪之，必先散熱，是以

右二味以水四升煮梔子取二升半去滓內豉更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溫進一服得快吐者止後服。

瓜蒂散方

華陀曰四日在胸則可吐之此迎而奪之法也千金方曰氣浮上部填塞心胸胸中滿者吐之則愈此隨證治之之法也大約傷寒四五日邪氣客於胸中之時也加之胸中煩滿氣上衝咽喉不得息者則爲吐證具乃可投諸吐藥而萬全之功有之矣瓜蒂味苦寒〔內經曰〕溼氣在上以苦吐之寒溼之氣留於胸中以苦爲主是以瓜蒂爲君赤小豆味酸溫〔內經曰〕酸苦湧泄爲陰分湧膈實必以酸爲使是以赤小豆爲〔臣〕香豉味苦寒苦以湧泄寒以勝熱去上膈之熱必以苦寒爲輔是以香豉爲使酸苦相合則胸中痰熱湧吐而出矣其於亡血虛家所以不可與者以瓜蒂散爲駛劑重亡津液之藥亡血虛家補養則可更亡津液必不可全用藥君子必諸究焉

瓜蒂〔君〕一分熬黃 赤小豆〔臣〕一分

右二味各別搗篩爲散已合治之取一錢匕以香豉一合用熱湯七合煮作稀糜去滓取汁和散溫頓服之不吐者少少加得快吐乃止諸亡血虛家不可與瓜蒂散

大陷胸湯方

結胸由邪在胸中處身之高分邪結於是宜若可汗然所謂結者若繫結之結不能分解者也諸陽受氣於胸中邪氣與陽氣相結不能分解氣不通塞於心下爲鞭爲痛是邪正因結於胸中非虛煩膈實之所

表邪也。若欬者，去人參、大棗、生姜，加五味子、乾薑。肺氣逆則欬，甘補中，則肺氣愈逆，故去人參、大棗、之甘。五味子酸溫，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氣逆不收，故加五味子之酸。生薑乾薑一物也。生若溫而乾者熱，寒氣內淫，則散以辛熱。蓋諸欬皆本於寒，故去生薑加乾薑，是相假之以正溫熱之功。識諸此者，小小變通，觸類而長焉。

柴胡（君）半斤 黃芩（臣）三兩 人參（佐）一兩 甘草（佐）三兩炙 半夏（佐）半升洗 生薑（使）三兩切

大棗（使）十二枚擘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梔子鼓湯方

〔內經曰〕：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滿者，瀉之於內，其有邪者，瀉形以爲汗，其在皮者，汗而發之。治傷寒之妙，雖有變通，終不越此數法也。傷寒邪氣自表而傳裏，留於胸中，爲邪在高分，則可吐之，是越之之法也。所吐之證，亦自不同。如不經汗下，邪氣蘊鬱於膈，則謂之膈實，應以瓜蒂散吐之。瓜蒂散吐胸中實邪者也。若發汗吐下後，邪氣乘虛留於胸中，則謂之虛煩，應以梔子鼓湯吐之。梔子鼓湯吐胸中虛煩者也。梔子味苦寒。〔內經曰〕：酸苦湧泄爲陰。湧者，吐之也。湧吐虛煩，必以苦爲主，是以梔子爲（君）。煩爲熱勝也。湧熱者，必以苦勝熱者，必以寒。香鼓味苦寒，助梔子以吐虛煩，是以香鼓爲（臣）。〔內經曰〕：氣有高下，病有遠近，證有中外，治有輕重，適其所以爲治，依而行之，所謂良矣。

梔子（君）十四枚擘 香鼓（臣）四合綿裹

水升火降，則痞消熱已，而大汗解矣。

黃連（君）一兩 黃芩（臣）三兩 半夏（佐）半升洗 乾薑（佐）三兩 人參（使）三兩 甘草（使）三兩炙

大聚（使）十二枚擘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茵陳蒿湯方

王冰曰：小熱之氣涼以和之，大熱之氣寒以取之，發黃者熱之極也，非大寒之劑則不能徹其熱。茵陳蒿味苦寒，酸苦湧泄爲陰，酸以湧之，苦以泄之，泄甚熱者必以苦爲主，故以茵陳蒿爲（君）。心法南方火而主熱，梔子味苦寒，苦入心而寒勝熱，大熱之氣必以苦寒之物勝之，故以梔子爲（臣）。大黃味苦寒，宜補必以酸，宜下必以苦，推除邪熱，必假將軍攻之，故以大黃爲（使）。苦寒相近，雖甚熱大毒必祛除，分泄前後復得利而解矣。

茵陳蒿（君）六兩 梔子（臣）十四枚擘 大黃（使）二兩去皮

右三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茵陳蒿，減六升，內二味，煮取三升，去滓，分三服，小便當利，尿如皂莢汁狀，色正赤，一宿腹減，則黃從小便去也。

白虎湯方

白虎，西方金神也，應秋而歸肺，熱甚於內者以寒下之，熱甚於外者以涼解之，其中有中外俱熱，內不得泄，外不得發者，非此湯則不能解之也。夏熱秋涼，暑喝之氣得秋而止，秋之今日處暑，是湯以白虎名之，謂

同是。須攻下之物可理。低者舉之。高者陷之。以平爲正。結胸爲高邪。陷下以平之。故治結胸曰。陷胸湯。甘遂味苦寒。苦性泄。寒勝熱。雖曰泄熱。而甘遂又若夫間之遂直達之氣。陷胸破結。非直達者不能透。是以甘遂爲（君）。芒硝味鹹寒。〔內經曰〕。鹹味下泄爲陰。又曰。鹹以更之。氣堅者以鹹更之。熱勝者以寒消之。是以芒硝爲（臣）。大黃味苦寒。將軍也。蕩滌邪寇。除去不平。將軍之功也。陷胸滌熱。是以大黃爲（使）。利藥之中。此爲駛劑。傷寒錯惡。結胸爲甚。非此湯則不能通利之。劑大而數少。取其迅疾。分解結邪。此奇方之制也。〔黃帝鍼經曰〕。結雖大。猶可解也。在傷寒之結。又不能久。非陷胸湯。孰可解之矣。

甘遂（君）一錢匕 芒硝（臣）一升 大黃（使）六兩去皮

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煮大黃。取二升去滓。內芒硝煮一兩沸。內甘遂末。溫服一升。得快利。止後服。半夏瀉心湯方

凡陷胸湯。攻結也。瀉心湯。攻痞也。氣結而不散。壅而不通爲結胸。陷胸湯爲直達之劑。寒而不通。否而不分爲痞。瀉心湯爲分解之劑。所以謂之瀉心者。謂瀉心下之邪也。痞與結胸有高下焉。結胸者。邪結在胸中。故治結胸曰。陷胸湯。痞者。留邪在心下。故治痞曰。瀉心湯。黃連味苦寒。黃芩味苦寒。〔內經曰〕。苦先入心。以苦泄之。瀉心者。必以苦爲主。是以黃連爲（君）。黃芩爲（臣）。以降陽而升陰也。半夏味辛溫。乾姜味辛熱。〔內經曰〕。辛走氣。辛以散之。散痞者。必以辛爲助。故以半夏乾姜爲（佐）。以分陰而行陽也。甘草味甘平。大棗味甘溫。人參味甘溫。陰陽不交曰痞。上下不通爲滿。欲通上下。交陰陽。必和其中。所謂中者。脾胃是也。脾不足者。以甘補之。故用人參甘草大棗爲（使）。以補脾而和中。中氣得和。上下得通。陰陽得位。

右五味搗爲散以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多飲煖水汗出愈如法將息
理中圓方

心肺在膈上爲陽腎肝在膈下爲陰此上下藏也脾胃應土處在中州在五藏曰孤藏屬三焦曰中焦白
三焦獨治在中一有不調此圓專治故名曰理中圓人參味甘溫〔內經曰〕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緩中
益脾必以甘爲主是以人參爲〔君〕白朮味甘溫〔內經曰〕脾惡溫甘勝溼溫中勝溼必以甘爲助是以
白朮爲〔臣〕甘草味甘平〔內經曰〕五味所入甘先入脾脾不足者以甘補之補中助脾必先甘劑是以
甘草爲〔佐〕乾薑味辛熱喜溫而惡寒者胃也胃寒則中焦不治〔內經曰〕寒淫所勝平以辛熱散寒溫
胃必先辛劑是以乾薑爲〔使〕脾胃居中病則邪氣上下左右無病不至故又有諸加減焉若臍下築者
腎氣動也去白朮加桂氣壅而不泄則築然動白朮味甘補氣去白朮則氣易散桂辛熱腎氣動者欲作
奔豚也必服辛味以散之故加桂以散腎氣經曰以辛入腎能泄奔豚氣故也吐多者去白朮加生薑氣
上逆者則吐多朮甘而壅非氣逆者之所宜也〔千金方曰〕嘔家多服生薑此是嘔家聖藥生薑辛散是
於吐多者加之下多者還用朮氣泄而不收則下多朮甘壅補使正氣收而不泄也或曰溼勝則濡泄朮
專除溼是於下多者加之悸者加茯苓飲聚則悸茯苓味甘滲泄伏水是所宜也溼欲得水者加朮津液
不足則渴朮甘以補津液腹中痛者加人參虛則痛〔本草曰〕補可去弱即人參羊肉之屬是也寒多者
加乾薑辛能散也腹滿者去白朮加附子〔內經曰〕甘者令人中滿朮甘壅補於腹滿家則去之附子味
辛熱氣壅鬱腹爲之滿以熱勝寒以辛散滿故加附子〔內經曰〕熱者寒之寒者熱之此之謂也

能止熱也。知母味苦寒。〔內經曰〕熱淫所勝，佐以苦甘。又曰熱淫於內，以苦發之，欲微表熱，必以苦爲主。故以知母爲（君）。石膏味甘微寒，熱則傷氣，寒以勝之，甘以緩之，熱勝其氣，必以甘寒爲助。是以石膏甘寒爲臣，甘草味甘平，粳米味甘平，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熱氣內餘，消燥津液，則脾氣燥，必以甘平之物緩其中，故以甘草粳米爲之（使）。是太陽中暍，得此湯則頓除之，卽熱見白虎而盡矣。立秋後不可服，以秋則陰氣半矣。白虎爲大寒劑，秋王之時，若不能食，服之而爲噦逆不能食，成虛羸者多矣。〔春沂云〕立秋後至多矣，四十二字疑後人所加。

知母（君）六兩 石膏（臣）一斤碎 甘草（使）二兩炙 粳米（使）六合

右四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五苓散方

苓，令也。號令之令矣。通行津液，剋伐腎邪，專爲號令者，苓之功也。五苓之中，茯苓爲主，故曰五苓散。茯苓味甘平，豬苓味甘平，甘雖甘也，終歸甘淡。〔內經曰〕淡味滲泄爲陽，利大便曰攻下，利小便曰滲泄。水飲內畜，須營滲泄之，必以甘淡爲主。是以茯苓爲（君），豬苓爲（臣），白朮味甘溫，脾惡溼，水飲內畜，則脾氣不治，益脾勝溼，必以甘爲助，故以白朮爲（佐）。澤瀉味鹹寒。〔內經曰〕鹹味下泄爲陰，泄飲導溺，必以鹹爲助，故以澤瀉爲（使）。桂味辛熱，腎惡燥，水畜不行，則腎氣燥。〔內經曰〕腎惡燥，急食辛以潤之，散溼潤燥，可以桂枝爲（使）。多飲煖水，令汗出愈者，以辛散水氣外泄，是以汗潤而解也。

茯苓（君）十八銖 豬苓（臣）十八銖去皮 白朮（佐）十八銖 澤瀉（使）一兩六銖 桂枝（使）半兩去皮

抵當湯方

人之所有者氣與血也。氣爲陽，氣流而不行者，則易散。以陽病易治故也。血爲陰，血畜而不行者，則難散，以陰病難治故也。血畜於下，非大毒駛劑，則不能抵當，其甚邪，故治畜血曰抵當湯。水蛭味鹹苦微寒，（內經曰）鹹勝血，血畜於下，勝血者，必以鹹爲主，故以水蛭爲（君）。虻蟲味苦微寒，苦走血，血結不行，破血者，必以苦爲助，是以虻蟲爲（臣）。桃仁味苦甘平，肝者，血之源，血聚則肝氣燥，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散血緩急，是以桃仁爲（佐）。大黃味苦寒，瀝氣在下，以苦泄之，血亦瀝類也，瀉血逐熱，是以大黃爲（使）。四物相合，而方劑成，病與藥對，藥與病宜，雖苛毒重疾，必獲全濟之功矣。

水蛭（君）三十枚熬

虻蟲（臣）三十箇去翅足熬

桃仁（佐）三十枚去皮熬

大黃（使）三兩去皮酒洗

右四味剉如麻豆大，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未利再服。

人參(君) 白朮(臣) 甘草(佐) 乾薑(使) 各三兩

右四味搗篩蜜圓如鷄子黃許大以沸湯數合和一圓研碎溫服之日三四夜二服

四逆湯方

四逆者四肢逆而不溫也四肢者諸陽之本陽氣不足陰寒加之陽氣不相順接是致手足不溫而成四逆此湯申發陽氣却散陰寒溫經暖肌是以四逆名之甘草味甘平(內經曰)寒淫於內治以甘熱却陰扶陽必以甘爲主是以甘草爲(君)乾薑味辛熱(內經曰)寒淫所勝平以辛熱逐寒正氣必先辛熱是以乾薑爲(臣)附子味辛大熱(內經曰)辛以潤之開發腠理致津液通氣也暖肌溫經必憑大熱是以附子爲(使)此奇制之大劑也四逆屬少陰少陰者腎也腎肝位遠非大劑則不能達(內經曰)遠而奇耦制大其服此之謂也

甘草(君)二兩 乾薑(臣)一兩半 附子(使)一枚生用去皮八片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強人可大附子一枚乾薑三兩

真武湯方

真武北方水神也而屬腎用以治水焉水氣在心下外帶表而屬陽必應發散故治以真武湯青龍湯主太陽病真武湯主少陰病少陰腎水也此湯可以和之真武之名得矣茯苓味甘平白朮味甘溫脾惡溼腹有水氣則脾不治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滲水緩脾必以甘爲主故以茯苓爲(君)白朮爲(臣)芍藥味酸微寒生薑味辛溫(內經曰)溼淫所勝佐以酸辛除溼正氣是用芍藥生薑酸辛爲(佐)也附子味

辛熱〔內經曰〕寒淫所勝平以辛熱溫經散滯是以附子爲〔使〕也水氣內漬至於散則所行不一故有加減之方焉若欬者加五味子細辛乾薑欬者水寒射肺也肺氣逆者以酸收之五味子酸而收也肺惡寒以辛潤之細辛乾薑辛而潤也若小便利者去茯苓茯苓專滲泄者也若下利者去芍藥加乾薑酸之性泄去芍藥以酸泄也辛之性散加乾薑以散寒也嘔者去附子加生薑氣上逆則嘔附子補氣生薑散氣兩不相損氣則順矣增損之功非大智孰能貫之

茯苓〔實〕三兩

白朮〔臣〕二兩

芍藥〔佐〕三兩

生薑〔佐〕三兩切

附子〔使〕一枚炮去皮臍作八片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建中湯方

〔內經曰〕肝生於左肺藏於右心位在上腎處在下左右上下四藏居焉脾者土也應中央處四藏之中爲中州治中焦生育榮衛通行津液一有不調則榮衛失所育津液失所行必以此湯溫建中藏是以建中名焉膠飴味甘溫甘草味甘平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建脾者必以甘爲主故以膠飴爲〔君〕甘草爲〔臣〕桂辛熱辛散也潤也榮衛不足潤而散之芍藥味酸微寒酸收也泄也津液不逮收而行之是以桂芍藥爲佐生薑味辛溫大棗味甘溫胃者衛之源脾者榮之本〔黃帝鍼經曰〕榮出中焦衛出上焦是矣衛爲陽不足者益之必以辛榮爲陰不足者補之必以甘辛甘相合脾胃健而榮衛通是以薑棗爲〔使〕或謂桂枝湯解表而芍藥數少建中湯溫裏而芍藥數多殊不知二者遠近之制皮膚之邪爲近則制小其服也桂枝湯芍藥佐桂枝同用散非與建中同體爾心腹之邪爲遠則制大其服也建中湯芍藥佐膠

飴以建脾，非與桂枝同用爾。〔內經曰〕：近而奇耦，制小其服；遠而奇耦，制大其服。此之謂也。

膠飴（君）一升

甘草（臣）一兩炙

桂枝（佐）三兩去皮

芍藥（佐）六兩

大棗（使）十二枚擘

生薑

（使）三兩切

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內膠飴，更上微火消解，溫服一升，日三服。○嘔家不用建中湯，以甜故也。

脾約圓方

約者，結約之約，又約束之約也。〔內經曰〕：飲入於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是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者也。今胃強脾弱，約束津液，不得四布，但輸膀胱，致小便數而大便難，故曰其脾爲約。麻仁味甘平，杏仁味甘溫。〔內經曰〕：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麻仁、杏仁潤物也。本草曰：潤可去枯，脾胃乾燥，必以甘潤之物爲之主，是以麻仁爲（君），杏仁爲（臣）。枳實味苦寒，厚朴味苦溫，潤燥者必以甘，臣以潤之，破結者必以苦，苦以泄之。枳實、厚朴爲（佐），以散脾之結約。芍藥味酸微寒，大黃味苦寒，酸苦湧泄爲陰，芍藥、大黃爲（使），以下脾之結燥，腸潤結化，津液還入胃中，則大便利，小便少而愈矣。

麻子仁（君）二兩

杏仁（臣）一升去皮尖熱別作脂

枳實（佐）半斤炙

厚朴（佐）一尺炙去皮

芍藥（使）半斤

大黃（使）一斤去皮

右六味，蜜和圓梧桐子大，飲服十圓，日三服，漸加以知爲度。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伤寒明理论

作者 = 成无己撰

页数 = 61

SS号 = 11046686

出版日期 = 1985年第1版